

马王堆汉墓帛书

老子



K877.9/1

马王堆汉墓帛书

老子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23554



文物出版社

1976年 北京

623554

马王堆汉墓帛书

老子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76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850 × 1168 1/32 开 印张：4 1/2

统一书号：7068·377 定价：0.55 元

老子乙本（上段部分）

《老子》乙本（上段部分）

出 版 说 明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从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帛书，约有十多万字，包括先秦著作多种。其中的《老子》，有两种写本，现分别称为甲本、乙本。甲本字体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抄写年代可能在高帝时期。乙本字体是隶书，抄写年代可能就在文帝时期。这两种写本，距今都已两千多年，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老子》一书的最古本子。

《老子》是一部兵书，是一部有着广泛影响的先秦著作，一直被认为是道家的经典。这部书，流传至今，有许多种本子，内容文字互有出入；历代关于《老子》的诂诂论证专著文章，不可胜数，对它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歧异。在历史上，《老子》和道家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呈现出一些引人注意的现象。这部书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的产物。它的思想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着当时中小奴隶主的利益和需要。但它的某些思想资料，却受到法家的重视。例如：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写有《解老》、《喻老》两篇精辟的论文；出

土帛书《老子》的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当的文帝时期，推行的是法家路线，打的却是“黄老”旗号；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自以为他的理论“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至于《老子》中比较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在先秦著作中，也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礼记》、《庄子》、《史记》等，都有关于孔丘曾问礼于老子的记载；庄周的学说，被认为“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魏晋流行的“玄学”，标榜其渊源于“老庄”；唐代的封建统治者，曾把老子捧为什么“太上玄元皇帝”；汉以来的道教，一直是把老子派成它的祖师爷的，等等。对于诸如此类的现象，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说明清楚，还需要我们继续作出努力。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将全部陆续整理出版。现在，我们选辑若干种单行出版，《老子》是其中的一种。为了便于读者研究，本书由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作了释文、标点和注释。注释主要解说帛书本的特点，不注一般文义，也不是全面校勘。本书后附有“老子甲本乙本傅奕本对照表”，还收入近年刊物上发表的三篇有关文章，供读者参考。

一九七五年六月

凡 例

- 一、帛书《老子》皆分二篇，乙本篇尾标有《德》、《道》篇题。甲本用圆点作分章符号，但已残缺，无法复原。为了保存帛书的真实性，本书释文不按通行本分章，仅在篇前补加《德经》、《道经》篇题。
- 二、为了便于阅读，释文加标点并作简要注释。释文不严格按帛书字体，例如乱帛书作风、乳，静作𡇗，聖作𡇗，其作𡇗等等，一般多用通行字排印。
- 三、帛书中的异体字、假借字，在释文中随文注明，外加（ ）标志，或在注释中说明。帛书中抹去及未写全的废字，释文用○代替。原有夺字和衍字，释文不作增删，在注中加以说明。帛书中的错字，随文注出正字，用〈 〉表示。
- 四、帛书残缺部分，按所缺字数据它本补足，首先用甲乙两本互补，两本俱残或彼此字数有出入时，选用传世诸本补入。这主要是便利读者阅读，并不是恢复帛书原貌。补文以【 】标出。
- 五、本书后附“老子甲本乙本傅奕本对照表”，以便读

者参考。傅奕本即唐代傅奕校订的《道德经古本篇》（明正统《道藏》本）。表中分章从傅奕本，篇次从帛书本。甲、乙本力求保持原样，衍字、错字、异体字、假借字和某些古字以及重文符号等照排，残缺字用□表示。

目 次

老子甲本释文

德 经 (1)

道 经 (19)

老子乙本释文

德 经 (36)

道 经 (52)

附老子甲本乙本傅奕本对照表 (65)

《老子》是一部兵书.....翟 青 (95)

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

.....高 亨 池曦朝 (109)

韩非对《老子》思想的批判改造

.....上钢五厂第二中心试验室工人理论组
复旦大学延风 (129)

老子甲本释文

德 经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①。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失道矣而后德^②，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薄）^③，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皮（彼）取此。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霏（灵），浴（谷）得一以盈^④，侯【王得一】而以为正。其致之也，胃（谓）天母已清将恐【裂^⑤，】胃（谓）地母【已宁】将恐【发，】

胃（谓）神毋已霏（灵）【将】恐歇，胃（谓）浴（谷）毋已盈将将恐渴（竭）^⑥，胃（谓）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胃（谓）【曰】孤寡不橐（穀），此其贱【之本】与，非【也？】故致数与无与。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珞【珞若石^⑦。上士闻道，堇（勤）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费，进道如退，夷道如类。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质真如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褒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⑧。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⑨，】中气以为和。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橐（穀），而王公以自名也。勿（物）或斂（损）之【而益，益】之而斂（损）。故人【之所教，】夕（亦）议

而教人。故强良（梁）者不得死，我【将】以为学父。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致（至）坚。无有入于无间，五（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敝）。大盈若盅（冲），其用不鄴（窘）。大直如诘（屈），大巧如拙，大赢如炳^⑩。躁（躁）胜寒，靓（静）胜炅（热）^⑪。清（清）靓（静），可以为天下正。•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⑫，戾（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⑬。【故知足之足，】恒足矣。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规（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将欲】取天下也，恒【无事，

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圣人恒无心，
□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
亦善【之，得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
得】信也。【圣人】之在天下，擒（歛）擒（歛）
焉，为天下浑心，百姓皆属耳目焉，圣人皆【咳
之。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
徒十有三，而民生生，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
何故也？以其生生也。盖【闻善】执生者^⑭，陵
行不【辟】矢（兕）虎，入军不被甲兵。矢（兕）
无所揣（揣）其角，虎无所眚（措）其蚤（爪），兵无
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道
生之而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
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
尉（爵）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长之，遂
之^⑮，亭之，□之^⑯，【养之、覆之。生而】弗
有也，为而弗恃（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
玄德。·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既）得其
母，以知其【子^⑰，】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

其闕(闕)^⑮，閉其門，終身不董(勤)。啓其闕，濟其事，終身【不棘。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毋道〈遺〉身央(殃)，是胃(謂)袞常。・使我擦(挈)有知也^⑯，【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⑰。朝(cháo)甚除，田甚荒，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食，貨【財有余，是謂盜夸。盜夸，非道也。】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絕^⑱。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乡觀乡，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逢(蜂)蜇(蜇)蝮(虺)地(蛇)弗螫^⑲，攫鳥猛兽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会而腴(zuī)怒，】精【之】至也。終曰〈日〉号而不爰^⑳，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常〉曰明^㉑，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強。【物

壮】即老，胃（谓）之不道，不【道早已。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闷，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埴（尘）^{②5}，坐（挫）其闾（锐），解其纷，是胃（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贱）。故为天下贵。·以正之（治）邦，以畸（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兹（滋）昏。人多知（智），而何（奇）物兹（滋）【起^{②6}。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邦屯屯。】其正（政）察察，其邦央（缺）央（缺）^{②7}。傴（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继，光而不曜。治人事天，莫若啬。

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胃（谓）深槿（根）固氏（抵），长【生久视之】道也。【治大国若亨（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申（神）不伤人也，圣人亦弗伤【也。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郊（交）也^{②⑧}，牝恒以靓（静）胜牡。为其靓（静）【也，故】宜为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故大邦者宜】为下。【道】者，万物之注也^{②⑨}，善人之璫（宝）也，不善人之所璫（保）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贺（加）人。人之不善也，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卿^{③⑩}，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③⑪}，不善〈若〉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者何

也？不胃（谓）求【以】得，有罪以免與（与）？故为天下贵。·为无为，事无事，味无未（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冬（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猷（犹）难之，故冬（终）于无难。·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谋【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微也，易散也。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羸（藁）土^{③②}。百仞（仞）之高，台（始）于足【下。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圣人无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无失也^{③③}。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事而败之。故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货）^{③④}；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③⑤}，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智）也。故以

知（智）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智）知邦，
【邦之】德也；恒知此两者，亦稽式也。恒知稽
式，此胃（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
【反】矣，乃【至大顺。江】海之所以能为百浴
（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浴（谷）
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
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
居上而民弗重也^{③⑥}。天下乐隼（推）而弗馱（厌）
也，非以其无诤（争）与？故【天下莫能与】诤（争）。
• 小邦寡民，使十百人之器毋用^{③⑦}，使民重死而远
送〈徙〉^{③⑧}。有车周（舟）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
【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乐其俗，安其居^{③⑨}。鄰（邻）邦相望〈望〉^{④①}，鸡
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
【者不多，多】者不善^{④②}。• 圣人无【积，既】以为
【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故天之道，利
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天下皆谓我大，不

肖。】夫唯【大，】故不宵（肖）。若宵（肖），细久矣。我恒有三葆（宝），之④②，一曰兹（慈），二曰检（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④③。今舍其兹（慈），且勇④④；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夫兹（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④⑤，女（如）以兹（慈）垣之④⑥。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为之下。【是】胃（谓）不诤（争）之德。是胃（谓）用人，是胃（谓）天④⑦，古之极也。·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进寸而芮（退）尺。”是胃（谓）行无行，裹（攘）无臂，执无兵④⑧，乃（扔）无敌矣。骊（祸）莫于〈大〉于无适（敌），无适（敌）斤（近）亡吾吾葆（宝）矣④⑨。故称兵相若⑤⑩，则哀者胜矣。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⑤⑪。其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裹（怀）

玉。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⑤2}。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民之不】畏畏（威），则【大威将至】矣。·母（毋）闻（狎）其所居，毋馯（厌）其所生。夫唯弗馯（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故去彼（彼）取此^{⑤3}。·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括（活）。【知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弹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杀慰（惧）之也？若民恒是〈畏〉死，则而为者吾将得而杀之^{⑤4}，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有司杀者^{⑤5}。夫伐〈代〉司杀者杀，是伐〈代〉大匠斲也。夫伐〈代〉大匠斲者，则【希】不伤其手矣。·人之饥也，以其取食逸之多也^{⑤6}，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⑤7}，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亟（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亟（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

贤贵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槁仞贤（坚）强^{⑤8}。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柢（枯）槁（槁）。故曰：“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微细，生之徒也。”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恒^{⑤9}。强大居下，柔弱微细居上。天下【之道^{⑥0}，犹张弓】者也，高者印（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斂（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斂（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斂（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乎^{⑥1}？【惟有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以】易【之也。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也。故圣人之言云，曰：受邦之询（诘），是胃（谓）社稷之主；受邦之不祥，是胃（谓）天下之王。【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是以圣右介（契）而不以责于人^{⑥2}。故有德司介（契），【无】德司斃（彻）。夫天道无亲，恒

与善人。

- ① 通行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此下有“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一句，帛书甲乙本皆无。《韩非子·解老》亦无。严遵《道德指归》本已有。
- ② 乙本作“故失道而后德”，通行本同，此多“失道矣”三字。
- ③ “其”原作“元”，即《说文》训“下基”之六（ji）字。帛书常以元为其，释文一律写作其。《老子》甲本《德经》作元，《道经》作其，文义既同，不复区别。
- ④ 通行本下有“万物得一以生”一句，严遵本无，与帛书合。
- ⑤ “毋已”，乙本同，通行本作“无以”。河上公注此五句皆言“无已时”，意为“已止”之已，知其原本与帛书同，今本是后人所改。
- ⑥ 误重一“将”字。又通行本此下有“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一句，严遵本亦无。
- ⑦ 𡗗（luò）左旁残，仅存上划，据乙本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七“𡗗𡗗”，引《老子》与乙本同。《韵会》𡗗𡗗，石坚不相容貌。
- ⑧ “上士闻道”以下九十八字，通行本是第四十一章，在“反者道之动”章后，“道生一”章前。甲本次叙与乙本合。

- ⑨ 此处所补缺字较原缺空位约多二、三字，疑原有脱误。
- ⑩ 通行本作“大辨若讷”。疑此处有脱文，原文当作“大羸如绁，大辨如讷”。讷 (nuǎn) 即讷字之误。
- ⑪ 通行本作“静胜热”。《道经》“或炅或吹”之“炅”字，乙本亦作热。炅，从火，日声，当即热之异体字，不读古迥切或古惠切（见《广韵》）。
- ⑫ 罪上原有圆点，是划分章节之符号，惟此类符号今已残缺不全，不能借以恢复《老子》分章之旧观。
- ⑬ 僭 (cǎn) 字左旁残损，今据《韩非子·解老》、《喻老》及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等书写作僭。
- ⑭ 乙本同，通行本“执生”作“摄生”，执、摄音近义通。
- ⑮ 遂，通行本作育，义同。《广雅·释言》：“遂，育也。”
- ⑯ “亭之口之”，乙本作“亭之毒之”，王弼、傅奕等本同，河上公本作“成之孰之”。此处残划不似毒或孰字，故缺而未补。
- ⑰ 各本下有“既知其子”一句，此脱。
- ⑱ 闕，乙本作垓，通行本作兑。字当训穴，古书或作闕（详乙本《德经》注⑭）。此疑是闕字之误。
- ⑲ 掣 (jié)，即挈 (qiè) 之异体，各本皆作介。严遵《道德指归》释此句云：“负达抱通，提聪挈明”，注引经文作“挈然有知”，而经的正文已改作介。
- ⑳ 乙本作懈，通行本作径。解疑读为嶮 (xiè)，指山谷间。《孟子·尽心下》：“山径之蹊 (xī) 间介然，用之而成

路。”另一种解释：解、径古音对转，解读为径。

- ②① 祭字上部误从夬，与然字形近相混，此卷中或作然字用。以下按文义分释，不再注明。
- ②② 乙本作“蜂虿 (lì) 虫 (huì) 蛇弗赫”。《广雅·释虫》：“蜚 (lā), 蝎也。”徕、蜚、虿、蜚 (chài) 古音近相通。蜚即蜚，古虿 (huì) 字，见《庄子》及《韩非子》；乙本作虫，是虿之古文。此句河上公本作“毒虫不螫”，注“蜂蜚蛇虿不螫”。王弼本作“蜂蜚虿蛇不螫”，与帛书合。
- ②③ 爰，当为憂之省，犹爵省为时(见前)。此读为憂 (yōu)。严遵本作憂。《玉篇·口部》：“憂，《老子》曰：‘终日号而不憂’，气逆也。”帛书憂字常写作夏，通行本《老子》此字多作噉 (shà)，《庄子·庚桑楚》引亦作噉，司马彪注：“楚人谓啼极无声曰噉。”
- ②④ 此二句通行本作“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 ②⑤ 通行本“和其光，同其尘”六字，在“解其纷”下。
- ②⑥ 通行本作“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傅奕、范应元本作“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
- ②⑦ 邦，各本作民，盖避汉高帝刘邦讳改。又上二句缺文据乙本补，“其民屯屯”逕改作“其邦”。
- ②⑧ 通行本此句无“也”字，在“天下之牝”句上。
- ②⑨ 注，乙本同，通行本作奥。按注读为主，《礼记·礼运》“故人以为奥也”，注：“奥，犹主也。”
- ③⑩ 通行本作“三公”。

- ③① 通行本无之字。“共之璧”即拱璧，谓合两手拱抱之大璧。
- ③② 作，起也。羸，乙本作簏(léi)，通行本作累。羸累双声，古常通假，此处皆当读为簏，古书亦作藁、藁，盛土簏也。
- ③③ “无执也故无”五字，涂朱改写。
- ③④ 鬴，各本作货。《说文》贝部“鬴(guì)，资也。或曰此古货字。”此从肉，误。
- ③⑤ “故曰”各本作“古之”。
- ③⑥ 乙本作“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通行本同，疑此处误倒。
- ③⑦ 乙本作“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通行本亦皆有“有”、“而”二字。
- ③⑧ 乙本同，通行本远上有不字。按帛书远与重对言，作动词用。远徙，犹言避免迁徙，不必加不字。
- ③⑨ 乙本同，通行本作“安其居，乐其俗”。
- ④⑩ 甲本中璧字，或以为望，或以为坚。按望上当从睪，坚下当从土，写者混为一字，实误。以下随文义释出，不再注明。此处璧当为望。
- ④⑪ 缺字据乙本补。严遵本作“善者不辩，辩者不善”。通行本此二句在“知者不博”之前，文同严本。
- ④⑫ 乙本作“市(持)而宝之”，通行本同，此脱三字。
- ④⑬ 《韩非子·解老》引同。乙本事作器。通行本作“故能

成器长”。

- ④④ 各本下有“舍其俭且广”一句，此脱。
- ④⑤ 乙本同，通行本建作救，帛书甲本建悛（jiù即救）形近，盖传写致误。
- ④⑥ 乙本同，通行本无女字，垣作卫。《释名·释宫室》：“垣，援也，人所依阻以为援卫也。”
- ④⑦ 通行本作“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乙本亦无“之力”二字。此脱配字。
- ④⑧ 执字用朱涂过。
- ④⑨ 此二句原写多误，上句“莫”下脱“大”字，衍一“于”字，下句衍一“吾”字，可据乙本校正。
- ⑤⑩ 若字用朱涂过。
- ⑤⑪ 各本作“言有宗，事有君”，疑此处误。
- ⑤⑫ 病字原用朱涂过。此句各本作“不知知，病”，无下“不”字。《淮南子·道应》引作“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义最分明。《吕氏春秋·别类》亦言“知不知，上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可证此处“不”字不当有重文。又通行本此下有“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二句，乙本亦无。
- ⑤⑬ “故去被（彼）取此”五字用朱涂过。
- ⑤⑭ “则而为者”各本作“而为奇者”，此疑有脱误。
- ⑤⑮ 此二句，乙本同，通行本作“常有司杀者杀”，无“若民恒且必畏死则”八字。

- ⑤⑥ 乙本同，逸作脱。通行本作“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后汉书·郎顗传》引同通行本。逸、脱并读为税。此章人、百姓、民分别言之（严遵本同），人自是以税“取食”者。帛书《周易》卷后古佚书《二三子问》论“人君至于饥乎”举出民反，《论语·颜渊》记齐景公言“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意同，盖春秋战国间有此社会问题，正可作此注脚。另一种解释：逸、脱从兑声，与遂、术音近通假，义为道路。此句言人之饥由于其谋生之途径多而不专一。
- ⑤⑦ 乙本同。帛书《经法·论》“百族不亲其事”，意与此近。通行本作“民之难治”。
- ⑤⑧ 通行本作“其死也坚强”。擅，当即《说文》之榘(gèn)，《广雅·释詁》：“挺、榘、终、粹(cuì)，竟也。”仞，乙本作信，即伸。此句言人死后尸体挺直坚强。参考乙本《德经》注③⑩。
- ⑤⑨ 恒，疑读为榘。《说文》：“榘，竟也。”木强则榘，犹木强则折。通行本作共或兵。
- ⑥⑩ 各本无下字，下文又有“故天之道”，知此下字是衍文。
- ⑥⑪ 通行本作“孰能有余以奉天下”。
- ⑥⑫ 各本作“是以圣人执左契”，此脱“人执”二字，假介为契。契即契约，古以右为上，如秦汉虎符皆右在皇帝。《战国策·韩策三》言安成君“操右契而为公责德于秦魏之主”，鲍彪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责取。”

道 经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①。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②，以观其眇（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噉^③。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④。玄之又玄，众眇（妙）之**【门。】**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訾（斯）不善矣^⑤。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意（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隋（随），恒也^⑥。是以声（圣）人居无为之事^⑦，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居^⑧，是以弗去。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

使】民不乱。是以声（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漻（渊）呵始（似）万物之宗^⑨。铤（挫）其^⑩，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呵似】或存。吾不知【谁】子也^⑪，象帝之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声（圣）人不仁，以百省（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与）？虚而不漻（屈），踵（动）而俞（愈）出。多闻数穷^⑫，不若守于中。浴（谷）神【不】死，是胃（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胃（谓）【天】地之根。緜緜呵若存，用之不董（勤）^⑬。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声（圣）人芮（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與（与）？故能成其【私。】上善治（似）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争）^⑭，居众之所恶^⑮，故几于道矣。居善地^⑯，心善漻（渊），予善

信^{①⑦}，正（政）善治，事善能，踵（动）善时。夫唯不静（争），故无尤。擅（殖）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之□之^{①⑧}，□可常葆之^{①⑨}。金玉盈室，莫之守也。贵富而驕（骄），自遗咎也。功遂（遂）身芮（退），天【之道也。戴营魄抱一，能毋离乎？抟气至柔，】能婴儿乎？修除玄蓝（鉴），能毋疵乎？爱【民活国，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闢，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毋以为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是谓玄】德。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然（埏yán）埴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利，无之以用。五色使人目明<盲>，驰骋田猎（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贗（货），使人之行方（妨），五味使人之口啗（爽），五音使人之耳聋^{②⑩}。是以声（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罢（彼）耳<取>此。龙（宠）辱若惊，贵大梲（患）若身。苛（何）

胃（谓）龙（宠）辱若惊？龙（宠）之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胃（谓）龙（宠）辱若惊。何胃（谓）贵大橐（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橐（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橐（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珣（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女何以寄天下^{②①}？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搯之而弗得，名之曰夷^{②②}。三者不可至（致）计（诘），故圉【而为一^{②③}】。一者^{②④}，其上不做^{②⑤}，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是胃（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执今之道^{②⑥}，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谓）【道纪。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达，】深不可志（识）。夫唯不可志（识），故强为之容，曰：与呵其若冬【涉水，犹呵其若】畏四【邻，严】呵其若客，涣呵其若淩（凌）泽（释）^{②⑦}，□呵其若樞（朴）^{②⑧}，漤（chǔn）【呵其若浊，澶（zhuàng）呵其】若

浴（谷）。浊而情（静）之，余（徐）清。女
〈安〉以重（动）之，余（徐）生。葆此道不欲
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蔽而不】成。至
虚极也，守情（静）表也^{②⑨}。万物旁（並）作，
吾以观其复也。天物云（芸）云（芸）^{③⑩}，各
复归于其【根，曰静。】情（静），是胃（谓）复
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帝（妄），
帝（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
天，天乃道，【道乃久，】沕（没）身不怠。大上
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侮）
之。信不足，案有不信^{③⑪}。【犹呵】其贵言也。
成功遂事，而百省（姓）胃（谓）我自然。故大
道废，案有仁义。知（智）快（慧）出，案有大
伪。六亲不和，案有畜（孝）兹（慈）。邦家闾
（昏）乱，案有贞臣。绝声（圣）弃知（智），民
利百负（倍）。绝仁弃义，民复畜（孝）兹（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
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

忧。】唯与诃^{③②}，其相去几何？美与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恍呵其未央哉！】众人跽（熙）跽（熙），若乡（飡）于大牢，而春登台。我泊焉未佻（兆），若【婴儿未咳。】累呵如【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遗。我禺（愚）人之心也，蹇蹇呵。鬻（俗）【人昭昭，我独若】胃（昏）呵。鬻（俗）人蔡（察）蔡（察），我独闾（闷）闾（闷）呵。忽呵其若【海，】望（恍）呵其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以悝（俚）。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望（恍）唯忽。【忽呵恍】呵，中有象呵。望（恍）呵忽呵，中有物呵。澹（幽）呵鸣（冥）呵，中有请（精）咤（呵）。其请（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佞（父）^{③③}。吾何以知众佞（父）之然？以此。炊者不立^{③④}。自视（示）不章，【自】见者不明^{③⑤}，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曰：“糝（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

欲者【弗】居^{③⑥}。曲则全，枉则定（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声（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③⑦}。不【自】视（示）故明，不自见故章^{③⑧}，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全者几】语才（哉）？诚全归之。希言自然。飘风不冬（终）朝，暴雨不冬（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得）者同于德（得），者〈失〉者同于失^{③⑨}。同德（得）【者】^{④⑩}，道亦德（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④⑪}。有物昆成^{④⑫}，先天地生。繡（寂）呵繆（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④⑬}。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筮（逝），筮（逝）曰【远，远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为垓（轻）根，清（静）为趣（躁）君。是以君子众（终）日行，不离其畱（輜）重，

唯（虽）有环宫（馆）^④，燕处【则昭】若。若何万乘之王而以身亟（轻）于天下？亟（轻）则失本，趵（躁）则失君。善行者无弊（辙）迹，【善】言者无瑕适（谪），善数者不以梲（筹）筭（策）。善闭者无闾（关）籥（闩 yuè）而不可启也，善结者【无纆（mò）】约而不可解也。是以声（圣）人恒善悌（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⑤，是谓（谓）忡明^⑥。故善【人，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资）也。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资），唯（虽）知（智）乎大昧（迷）。是谓（谓）眇（妙）要。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⑦。为天下溪，恒德不鸡（离）。恒（德）不鸡（离）^⑧，复归婴儿。知其白，守其辱^⑨，为天下浴（谷）。为天下【浴（谷）^⑩，】恒德乃【足。】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⑪，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貲（忒）。德不貲（忒），复归于无极^⑫。握（朴）散【则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

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物或行或随，或炅（热）或【吹，或强或挫，】或坏（培）或橐（堕）。是以声（圣）人去甚，去大，去楮（奢）^{⑤③}。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居，楚枋（棘）生之^{⑤④}。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驕（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毋得已居^{⑤⑤}，是胃（谓）【果】而不强。物壮而老，是胃（谓）之不道，不道蚤（早）已。夫兵者，不祥之器【也^{⑤⑥}。】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⑤⑦}。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⑤⑧}，不得已而用之，銛（锐）袭为上^{⑤⑨}，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便（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依（哀）立（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恒无名，樝（朴）唯（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

将自宾。天地相谷〈合〉，以俞甘洛（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俾（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小】浴（谷）之与江海也。知人者，知（智）也。自知【者，明也。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也。知足者，富】也。强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不忘者，寿也。道，【汎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⑥⑩}。万物归焉而弗为主^{⑥⑪}，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声（圣）人之能成大也^{⑥⑫}，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乐与饵，过格止^{⑥⑬}。故道之出言也，曰：“谈（淡）呵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将欲拾（翕）之，必古（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古（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是胃（谓）微明。友弱胜强^{⑥⑭}，鱼不脱于渊

〈渊〉，邦利器不可以视（示）人。道恒无名^⑤，侯王若守之，万物将自𡗗（化）^⑥。𡗗（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樞（朴）。【镇之以】无名之樞（朴），夫将不辱^⑦。不辱以情（静），天地将自正^⑧。

- ① 乙本同，通行本“万物”作“天地”，《史记·日者列传》引与帛书同。王弼注：“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似其原本与帛书同，今本经后人妄改。
- ② “恒无欲也”与下句“恒有欲也”，乙本同，通行本无两也字。自宋以来，学者多于“恒无”“恒有”断句，“欲”连下读，与甲乙本不合。
- ③ “所噉（qiào）”，乙本同，通行本作“徽”，无“所”字。
- ④ 乙本同。谓，指旨趣。通行本此二句作“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 ⑤ 善字下原有钩号，似是断句之误。
- ⑥ 乙本同，通行本无“恒也”二字。
- ⑦ 甲本《道经》圣字皆写作声，音近通假。
- ⑧ 各本作“夫惟弗居”，此脱一弗字。
- ⑨ 通行本作“渊兮似万物之宗”。凡通行本兮（xī）字，甲

乙本皆作呵。

⑩ 乙本作“铍其兑”，通行本作“挫其锐”。此脱一字。

⑪ 吾字原用朱涂过。

⑫ 闻，乙本同，通行本多作言。《老子想尔注》本亦作闻。

⑬ 董，通行本作勤。按《淮南子·原道》“旋繇而不可究，纤微而不可勤”，注：“繇，犹小也。勤，犹尽也。”又《原道》“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文义亦与此同。

⑭ 乙本亦作“而有争”，通行本作“而不争”，义正相反。按下文云“夫唯不争故无尤”，疑通行本是。

⑮ 乙本众下有“人”字，通行本同，此脱。

⑯ 乙本作“居善地”，通行本同，此处残字似地字。

⑰ 乙本作“予善天，言善信”，通行本作“与善仁，言善信”，此脱三字。

⑱ 乙本作“捭（揣）而允之”，通行本作“揣而锐之”，河上公注“揣，治也。”此处之上残字缺左旁，右从吕，疑是铅字。铅作动词用，《荀子》中常见，如《荣辱》篇“铅之重之”，注：“铅与沿同，循也。抚循之。”允铅古音同，可通用，锐则铅字之误。又此多出“口之”二字，当是笔误。

⑲ 乙本作“不可长葆也”。此处可上残字仅余右上半，似恶（wū）字。

⑳ 通行本此二句作“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在“五色令人目盲”句下，文义整齐，甲乙本皆颠倒错乱。

- ②① 乙本作“女可以寄天下矣”，与此异。《庄子·在宥》、《淮南子·道应》所引，与乙本义同。
- ②② 以上三句乙本同。通行本作“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搏亦作抔。按《说文》，“搯（mín），抚也，摹也”，“夷，平也”。盖搯讹为搏、抔，与夷义不相应，遂改夷为微，而将“视之不见”句之微改为夷。
- ②③ 圉，乙本作緇，通行本作混。按圉从束从口，疑即《说文》部首之橐（hǔn）字，在此读为圉（hǔn），完木未析也。
- ②④ 者上重文号，是前行末一字之重文，今前行末一字已缺，据乙本释为“一”。帛书重文号常另起行，而前行之本字亦或残缺，以下补字类此者不尽注明。
- ②⑤ 倣，乙本作谬。按《庄子·天下》论庄周“谬悠之说”，成玄英疏：“谬，虚也。悠，远也。”疑倣当作攸，读为悠，意为谬悠虚远。通行本作皦（jiǎo）。
- ②⑥ 乙本同，通行本今作古。
- ②⑦ 乙本同，通行本作“涣兮若冰之将释”。
- ②⑧ 呵上残字，左从玉，右旁缺。乙本作沌，想尔本作混，通行本作敦。
- ②⑨ 表，乙本作督，通行本作笃。《淮南子·道应》引亦作笃。表或是𦵏（dū）之误。
- ③⑩ 天，乙本同，通行本作夫。傅奕、范应元本作凡。《玉

篇·云部》引《老子》“凡物云云，复归其根”。《经典释文》亦作“凡物”，注“本作夫”。天疑夫字之误。

- ③① 案，乙本作安。通行本此处多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安、案与焉，音近义通，作“于是”解，或误以焉为句尾语词，属之上句，遂并下句增一焉字。

- ③② 訶(hē)，乙本作呵，通行本作阿。《说文》“訶，大言而怒也”。唯为应声，訶为责怒之词，二者相对。

- ③③ 顺，乙本同，通行本作阅。仪，又见下句，乙本作父，通行本作甫。

- ③④ 乙本同。炊，疑读为吹，古导引术之一动作；河上公本作跂(qí)，王弼本作企。唐写本及石刻本此句有作“喘者不久”者。又通行本此句下有“跨者不行”一句，按文例当有，甲乙本似误脱。

- ③⑤ 此二句次序与通行本相反，下章“不自示”二句同。

- ③⑥ 乙本同。通行本欲作道。

- ③⑦ 牧，乙本同，通行本作式。《庄子·天道》记老聃言，有“使天下无失其牧乎？”《逸周书·周祝》“为天下者用牧”，注“牧，法也”。

- ③⑧ 当作“不自示故章，不自见故明”，方与上文合，乙本不误。

- ③⑨ 者上一字，原用朱涂过，所改之字已剥落，其原写误字为者，今据乙本改为失字。

- ④⑩ 乙本作“同于得者”。

- ④① 此四句，通行本作“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失之”。通行本此下又有“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二句，系错简重出，乙本亦无。
- ④② 昆，乙本同，通行本作混。按《说文》“昆，同也”，亦作搢(hǔn)。混是假借字。
- ④③ 乙本同，通行本地作下。范应元本亦作地。
- ④④ 环官，通行本作“荣观”，范应元注“观一作馆”。《说文》“馆，客舍”。《周礼·遗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注“楼可以观望也”。《文选·西京赋》注“闾(huán)，市营也”。《说文》“营，市居也”。疑环官读为闾馆或营观，乃旅行止息之处，极躁之地。
- ④⑤ “物无弃财”，乙本同，通行本作“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淮南子·道应》引同甲乙本。
- ④⑥ 忡，乙本作曳，通行本作袭。《说文》：“忡(xiè)，习也，从心曳声。”袭、习古通用。忡疑是忡字之误。
- ④⑦ 溪字水旁在右。
- ④⑧ 德字原无重文号。按下文“德乃足”、“德不贫”例，此处当作“德不离”，写者误将德字重文号置于恒字之下。乙本此三处德上皆有恒字，通行本此三句皆不重出。
- ④⑨ 白，乙本同，通行本作荣。《庄子·天下》引与甲乙本同。按《德经》言“大白如辱”，白与辱义相对。
- ⑤① 此处洛字脱重文号，据乙本补。

- ⑤① “知其”下乙本有白字，通行本同，此脱。
- ⑤② 通行本此节（“知其白守其黑”至“复归于无极”）移在上节（“知其白守其辱”至“复归于朴”）之前。按《庄子·天下》引“老聃曰”，仅“为天下溪”、“为天下谷”两段，无此节，学者疑是后人窜入，今知其附加在帛书以前，而移置已见于河上公本、想尔本。
- ⑤③ 通行本作“去奢去泰”。泰、大字通。
- ⑤④ 通行本作“荆棘生焉”，荆楚义同，棘杌音近（如勒异体作𦵏）；下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二句，焉、年为韵。乙本作“口棘生之”，无下八字。想尔本亦无。
- ⑤⑤ 乙本同，通行本无居字。
- ⑤⑥ “夫兵者不祥之器”七字用浓墨改写过。
- ⑤⑦ 欲，通行本作道。
- ⑤⑧ 此二句通行本作“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 ⑤⑨ 通行本作“恬淡为上”。𦵏（tiǎn）、恬古音同；褻、𦵏（tán）古音相近。
- ⑥⑩ 通行本作“功成不名有”。参考乙本《道经》注③⑦。
- ⑥⑪ 乙本同。通行本“万物”上有“爱养”或“衣被”二字，下无“归焉”二字。
- ⑥⑫ 乙本同。通行本多无“之能成大也”五字，或并无“是以圣人”四字。
- ⑥⑬ 乙本同。格，通行本作客。《尔雅·释詁》：“格，至也。”过、格、止三字与上文“安平大”相对为文，自

可通。

- ⑥④ 友，写作𠂔，即《说文》友字古文。“友弱”故言“鱼不脱于渊”。乙本作柔，乃音近通假。通行本此句作“柔弱胜刚强”，亦或作“柔之胜刚，弱之胜强”。
- ⑥⑤ 乙本同，通行本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 ⑥⑥ 各本作“万物将自化”。𢇛从心为声，疑即譌(𠂔)字异体，在此假为化。
- ⑥⑦ 乙本同。通行本夫作亦，辱作欲（下句同）。
- ⑥⑧ 乙本同。通行本作“天下将自定”。

老子乙本释文

德 经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德〈义〉为之而有以为也^①。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乃（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句（后）仁，失仁而句（后）义，失义而句（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泊（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罢（彼）而取此。昔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霏（灵），浴（谷）得一盈^②，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至也，胃

(谓) 天母已清将恐莲 (裂)③，地母已宁将恐发，神母【已灵将】恐歇，谷母已【盈】将渴 (竭)④，侯王母已贵以高将恐歛 (蹶)⑤。故必贵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谓 (谓) 孤寡不橐 (穀)，此其贱之本与，非也？故至数輿无輿⑥。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硌硌若石。上【士闻】道，堇 (勤) 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费⑦，进道如退，夷道如类。上德如浴 (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质【真如渝，】大方无禺 (隅)。大器免 (晚) 成，大音希声，天〈大〉象无刑 (形)，道褒无名⑧。夫唯道，善始且善成⑨。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亚 (恶)，【唯孤】寡不橐 (穀)，而王公以自【称也。物或益之而】

云（损），云（损）之而益^⑩。【人之所教，亦议而教人。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学】父。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大成如缺，其用不敝。大盈如冲，其【用不穷。大直如诎，大】巧如拙，【大辩如讷，大赢如】绌^⑪。躁（躁）胜（胜）寒，【静胜热。知清静，可以为天下正。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可欲^⑫，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规（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籊（弥）远者，其知籊（弥）【渺。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云（损），云（损）之有（又）云（损），以至于

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将欲】取天下，恒无
事^⑬。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圣】人恒无心，以百省（姓）之心为心。善【者
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也。信者信之，不
信者亦信之，德（得）信也。圣人之在天下也，歛
（歛）歛（歛）焉，【为天下浑心，百】生（姓）
皆注其【耳目焉，圣人皆咳之。出】生，入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又（有）三，而民
生生，僮（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
也？以其生生。盖闻善执生者，陵行不辟兕虎，
入军不被兵革。兕无【所揣其角，虎无所措】
其蚤（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
其无【死地焉。】道生之，德畜之，物刑（形）之，
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
之贵也，夫莫之爵也，而恒自然也。道生之，
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
（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
是胃（谓）玄德。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

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殆）。塞其兑^⑭，闭其门，冬（终）身不堇（勤）。启其兑，齐其【事，终身】不棘^⑮。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殃），是谓（谓）【袭】常。使我介有知，行于大道，唯他（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xiè）。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馱（厌）食而齎（资）财【有余。是谓】盗□^⑯，【盗□，】非【道】也。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丰）^⑰。修之天下，其德乃溥（溥）。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国观】国^⑱，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哉）？以【此】。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螽（蜂）虺（蠆）虫（虺）蛇弗赫（螫），据鸟孟（猛）兽弗捕（搏），骨筋弱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会而腴（zūi）怒，精之至也。冬（终）日

号而不嘖^⑩，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胃（谓）之不道，不道蚤（早）已。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挫）其兑（锐）而解其纷，是胃（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也，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⑪，【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以正之（治）国，以畸（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才（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国家滋】昏。【人多智慧，而奇物滋起。法】物兹（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⑫。其正（政）阒（闵）阒（闵）^⑬，其民屯屯。其正（政）察察，其【民缺缺】。福，【祸】之所伏^⑭，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惑（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

而不割，兼（廉）而不刺^{②④}，直而不继^{②⑤}，光而不眇（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以蚤（早）服。蚤（早）服是胃（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胃（谓）【深】根固氏（柢），长生久视之道也。治大国若亨（烹）小鲜。以道立（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神不伤人也，【圣人亦】弗伤也。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大国【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也^{②⑥}。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于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国者不【过】欲并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各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璫（宝）也，不善人之所保也^{②⑦}。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贺（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乡

〈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不若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者何也？】不胃（谓）求以得^{②⑧}，有罪以免与？故为天下贵。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大。】夫轻若（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于无难。其安也易持，其未兆也易谋，其脆也易判，其微也易散。为之于其未有也，治之于其未乱也。合抱之】木，作于毫末^{②⑨}；九成之台，作于簠（lěi）土；百千之高^{③⑩}，始于足下。为之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无失也。】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而败之。故曰：“慎冬（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夫民之难治也，以其知（智）也。

故以知（智）知国，国之贼也；以不知（智）知国，国之德也；恒知此两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是胃（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也，乃至大顺。江海所以能为百浴（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是以能为百浴（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天下皆乐谁（推）而弗馱（厌）也，不【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小国寡民，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远徙。又（有）周（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哭（邻）国相望^③，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俞（愈）有；既以予人矣，己俞（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天下【皆】胃（谓）我大，大而不宵（肖）。

夫唯不宵（肖），故能大^③。若宵（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恒有三琛（宝），市（持）而琛（宝）之，一曰兹（慈），二曰检（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兹（慈），故能勇；检（俭），敢〈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器长。【今】舍其兹（慈），且勇；舍其检（俭），且广；舍其后，且先；则死矣。夫兹（慈），以单（战）则朕（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如以兹（慈）垣之。故善为士者不武，善单（战）者不怒，善朕（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胃（谓）不争【之】德。是胃（谓）用人，是胃（谓）肥（配）天，古之极也。用兵又（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胃（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扔）无敌。祸莫大于无敌，无敌近○亡吾琛（宝）矣。故抗兵相若，而依（哀）者朕（胜）【矣。】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夫言又（有）宗，事又（有）君。夫唯无知也，是以不

我知。知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裹（怀）玉。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是以圣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民之不畏畏（威），则大畏（威）将至矣。毋俾（狎）其所居，毋馱（厌）其所生。夫唯弗馱（厌），是以不馱（厌）。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故去罢（彼）而取此。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括（活）^{③③}，【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亚（恶），孰知其故^{③④}？天之道，不单（战）而善朕（胜），不言而善应，弗召而自来，单（战）而善谋。天罔袪袪^{③⑤}，疏而不失。若民恒且○不畏死，若何以杀曜（惧）之也？使民恒且畏死，而为畸（奇）者【吾】得而杀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又（有）司杀者。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则希不伤其手。人之饥也，以其取食颣（shuì）之多，是以饥。百生（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也，以其求生之厚也，是

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骀（gǎi）信（伸）坚强^{③⑥}。万【物草】木之生也柔枿（脆），其死也枿（枯）槁。故曰：“坚强，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是】以兵强则不朕（胜），木强则兢^{③⑦}。故强大居下，柔弱居上。天之道，西（犹）张弓也，高者抑（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云（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云（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③⑧}，云（损）不足而奉又（有）余。夫孰能又（有）余而【有以】奉于天者，唯又（有）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又（有）^{③⑨}，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水之朕（胜）刚也^{④①}，弱之朕（胜）强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之能行】也。是故圣人之言云，曰：受国之诤（诤），是胃（谓）社稷之主。受国之不祥，是胃（谓）天下之王。正言若反。禾（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

左芥（契）而不以责于人。故又（有）德司芥（契），无德司弊（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德》 三千卅一^①。

《老子》甲、乙本文字多相同，凡甲本注释中已说明之问题，此处不再重复。

- ① 德字原用朱涂过，乃书误改写，而改写之字后又脱落。各本皆作义字，今据以改正。
- ② 各本盈上有以字，此脱。
- ③ 莲，各本作裂，是。莲、裂一声之转，故假莲为裂。
- ④ 将下各本有恐字，此脱。
- ⑤ 通行本无以字。以连词，义犹与。通行本改“毋已”为“无以”，将此以字省略。
- ⑥ 與，甲本作与，通行本多作與，亦或作车。帛书与字多写成與，同音通假，改为车，误。《淮南子·说山》“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高诱注：“心自求美名则不得美名也，而自损则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数與无與也。”是高注读为誉。傅奕、范应元等本作誉。
- ⑦ 费，通行本作昧。按《说文》：“費（Fèi），目不明也，从目，弗声。”费疑当作費。
- ⑧ 道下一字通行本作隱。此作褻，微残，即褻之异构。褻

义为大为盛，严遵《道德指归》释此句云：“是知道盛无号，德丰无溢”，盖其经文本作褒，与乙本同，经后人改作隐。隐，蔽也。“道隐”犹言道小，与上文“大方无隅”四句意正相反，疑是误字。

- ⑨ 始，通行本作贷，二字音近通假。《说文》：“贷，施也。”
- ⑩ 通行本作“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甲本同，此疑误倒。
- ⑪ 此处仅存一细字，按细与羸对言，严遵《道德指归》此节言“是以羸而若细”，甲本有“大羸如𦵏 (nuǎn)”，今据补。《韩诗外传》引《老子》“大直若𦵏，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细与屈通，此句亦可能是“其用不细”。
- ⑫ 各本大下有于字。
- ⑬ 通行本作“常无事”，盖避汉文帝刘恒讳改。
- ⑭ 通行本作兑。兑，从土，兑声。《说文》阅字段玉裁注云：“古假阅为穴。《道德经》‘塞其兑，闭其门’，兑即阅之省。”兑 (yuè) 阅音同义通。
- ⑮ 棘，与事为韵，通行本作救。
- ⑯ 通行本作“盗夸”。《韩非子·解老》作“盗竽”。此本盗下仅存右部木旁，或是从木于声之字。
- ⑰ 《韩非子·解老》引作“修之邦，其德乃丰”。傅奕本、范应元本同。丰同丰，与邦为韵。此避汉高帝刘邦讳改。

邦为国，韵遂不叶（xiē）。

- ⑮ 国，甲本作邦。此上所缺字数与甲本不合。甲本有“以乡观乡”一句，通行本同，《韩非子·解老》无。乙本盖与《韩非子》同。
- ⑯ 嘤（yōu）字仅存右半，参照甲本写定。
- ⑰ 利上原有害字，衍，帛书有钩去的痕迹。
- ⑱ 通行本无上欲字。按严遵《指归》云“人主诚能欲不欲之欲”，王弼注云“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自朴也”，似其本皆原有，经后人妄删。
- ⑳ 阒，从系，门声，疑即紊之异体。此句傅奕、范应元本作“其政闷闷”，通行本作“其政闷闷”。严遵《道德指归》云：“故人主之正，不孝不仁，不施不予，闷闷纍纍。万民愚（hùn）輓，墨墨僭僭（chǔn）。好恶不别，是非不分，故得所欲，性命以全。”似其经文原本与帛书近。
- ㉑ 各本作“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此脱“祸，福之所倚”一句。
- ㉒ 通行本作“廉而不刿（guì）”。《说文·刀部》：“刿，利伤也。”又“刺，直伤也”。二义相近。
- ㉓ 通行本继作肆，肆继晋近通假。河上公注“肆，申也”。
- ㉔ 此二句通行本作“以静为下”。
- ㉕ 璫、保字异，义亦不同。璫即宝，珍也。保，养也。
- ㉖ 谓，甲本同，严遵、王弼本作曰。河上公本此句作“不日以求得。”

- ②⑨ 作，通行本作生。
- ③⑩ 千，甲本作仁，读为仞。《说文》古文仁从千、心作，此千即仁之误。严遵本此句作“百仞之高”，与帛书合，通行本作“千里之行”。
- ③⑪ 𠂔，即客字，帛书《周易》中常见，此假为邻。
- ③⑫ 通行本作“夫惟太，故似不肖”。
- ③⑬ 𣎵字右旁残，按帛书中活字皆从木旁，如乙本《道经》“爱民𣎵国”，今据写定。
- ③⑭ 通行本此下有“是以圣人犹难之”一句。按上文已见，当系複出。
- ③⑮ 通行本作“恢恢”，河上公注“甚大”。按《说文》“𡗗(guài)，大也”，与恢音义皆近。𡗗，盖读为𡗗。
- ③⑯ “髓信”二字通行本无，甲本作“𣎵(gèn)仞”。𣎵从骨恒声，字书不见，疑其义与髓(gěng)近。髓信指尸体挺伸，参考甲本《德经》注⑤⑧。
- ③⑰ 兢(jīng)，甲本作恒，疑当读为𣎵(gèn)，兢是假借字。通行本作共，亦或作兵。
- ③⑱ 通行本作“人之道则不然”，甲本同，此少三字。
- ③⑲ 又，通行本作恃，按《老子》书中再三言“生而弗有，为而弗恃”，此疑误。
- ④⑰ 水，通行本作柔，《淮南子·道应》引同，此误。
- ④⑱ 此是《德经》尾题，残破太甚。德字仅存左部彳旁两小点。一字存横划的两端，中间稍缺，亦可能是七字。

道 经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又（有）欲也，以观其所噉（qiào）。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玄之又玄，众眇（妙）之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丑（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隋（随），恒也。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昔（作）而弗始①，为而弗恃（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②。是以圣人之治

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③，则无不治矣。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渊呵佺（似）万物之宗。挫（挫）其兑（锐），解其芬（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呵佺（似）或存④。吾不知其谁之子也，象帝之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猷（犹）橐籥与（与）？虚而不漏（屈），动而俞（愈）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浴（谷）神不死，是胃（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胃（谓）天地之根。繇繇呵其若存，用之不董（勤）。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⑤，故能长生。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⑥。不以其无私与（与）？故能成其私。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争，居众人之所亚（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⑦，言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植（殖）而

盈之，不若其已。撝（揣）而允之^⑧，不可长葆也。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戴营衺（魄）抱一，能毋离乎？抟（抔）气至柔，能婴儿乎？修除玄监，能毋有疵乎？爱民恬（活）国^⑨，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⑩？生之，畜之。生而弗有^⑪，长而弗宰也，是谓（谓）玄德。卅辐（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埴（埴(yán))埴而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⑫，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仿（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聾】。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彼而取此。弄（宠）辱若惊^⑬，贵大患若身。何谓（谓）弄（宠）辱若惊？弄（宠）之为下也，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谓）弄（宠）辱若惊。何谓（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

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橐（託）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女可以寄天下矣^⑭。视之而弗见，【命】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命之曰希。○搢（mín）之而弗得，命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致）计（诘），故緼而为一^⑮。一者，其上不谬，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命也，复归于无物。是胃（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胃（谓）沕（忽）望（恍）。隋（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谓）道纪。古之□为道者^⑰，微眇（妙）玄达^⑱，深不可志（识）。夫唯不可志（识），故强为之容，曰：与呵其若冬涉水，猷（犹）呵其若畏四叟（邻），严呵其若客，涣呵其若凌（凌）泽（释），沌呵其若朴，濇（chǔn）呵其若浊，漚（zhuàng）呵其若浴（谷）。浊而静之，徐清。女〈安〉以重（动）之，徐生。葆此道【者不】欲盈^⑲。是以能斲（斲）而不成。至虚极也，守静督也。万物旁（並）作，

吾以观其复也。天物耘（芸）耘（芸），各复归于其根。曰静^②。静，是胃（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芒（妄），芒（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③。没身不殆。大上下知又（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猷（犹）呵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胃（谓）我自然。故大道废，安有仁义。知（智）慧出，安有【大伪。】六亲不和，安又（有）孝兹（慈）。国家闾（昏）乱，安有贞臣。绝圣弃知（智），而民利百倍。绝仁弃义，而民复孝兹（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绝学无忧。唯与呵，其相去几何？美与亚（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④。望（恍）呵，其未央才（哉）！众人熙（熙）熙（熙），若乡（飡）于大牢，而春登台。我博（泊）焉未埵（兆），若婴儿未咳。累

呵佗（似）无所归。众人皆又（有）余^{②③}。我愚人之心也，濬濬呵。鬻（俗）人昭昭，我独若闾（昏）呵。鬻（俗）人察察，我独闾（闵）闾（闵）呵。沕（忽）呵其若海。望（恍）呵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门元（顽）以鄙^{②④}。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望（恍）唯沕（忽）。沕（忽）呵望（恍）呵，中又（有）象呵。望（恍）呵沕（忽）呵，中有物呵。幼（窃）呵冥呵，其中有请（精）呵。其请（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也？以此。炊者不立。自视（示）者不章，自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糝（余）食、赘行。”物或亚（恶）之，故有欲者弗居。曲则全，洼（枉）则正；洼则盈，敝（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不自视（示）故章，不自见也故明，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

争。古之所胃（谓）曲全者，几语才（哉）^{②⑤}？
诚全归之。希言自然。蘄（飘）风不冬（终）朝，
暴雨不冬（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
有（又）兄（况）于人乎？故从事而道者同于
道，德（得）者同于德（得），失者同于失。同
于德（得）者，道亦德（得）之。同于失者，道
亦失之。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萧（寂）呵缪
（寥）呵，独立而不亥（改）^{②⑥}，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
曰筮（逝），筮（逝）曰远^{②⑦}，远曰反。道大，天
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为轻根，
静为躁（躁）君。是以君子冬（终）日行，不远
其留（留）重，虽有环官（馆），燕处则昭若^{②⑧}。
若何万乘之王而以身轻于天下？轻则失本，躁
（躁）则失君。善行者无达迹^{②⑨}，善言者无瑕适
（谪），善数者不用梲（筹）笱（策）^{③⑩}。善○闭者
无关籥（闩(yuè))而不可启也。善结者无纆(mò)

约而不可解也。是以圣人恒善悌（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是谓（谓）曳明^{③①}。故善人，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也。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智）乎大迷。是谓（谓）眇（妙）要。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雞（溪）。为天下雞（溪），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浴（谷）。为天下浴（谷），恒德乃足。恒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贷（忒）。恒德不贷（忒），复归于无极。朴散则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物或行或随（随），或热，或硿^{③②}，或陪（培）或墮。是以圣人去甚，去大，去诸（奢）。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而勿矜，果【而毋】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谓（谓）果而强^{③③}。物壮

而老，胃（谓）之不道，不道蚤（早）已。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亚（恶）【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銛（tiǎn）怵（zhé）为上^{③④}，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以吉事【尚左，丧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居左，而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哀】立（莅）【之；战】朕（胜）而以丧礼处之。道恒无名，朴唯（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俞甘洛（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卑（譬）【道之】在天下也，猷（犹）小浴（谷）之与江海也^{③⑤}。知人者，知（智）也。自知，明也。朕（胜）人者，有力也。自朕（胜）者，强也。知足者，富也。强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寿也。道^{③⑥}，汎

(汎)呵其可左右也^{③7}，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可命（名）于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乐与【餌，】过格止。故道之出言也，曰：“淡呵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将欲擒（翕）之，必古（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古（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古（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古（固）予【之。】是胃（谓）微明。柔弱胜（胜）强，鱼不可说（脱）于渊，国利器不可以示人。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闾（镇）之以无名之朴。闾（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道》二千四百廿六。

① 通行本作“万物作而不辞”，昔与作，始与辞，皆音近

假借，范应元本作“万物作焉而不为始”，得其义。又通行本此句下有“生而不有”一句。

- ② 王弼、傅奕、范应元本作“使民心不乱”。河上公本、想尔本作“使心不乱”。
- ③ 此句想尔本作“使知者不敢不为”。通行本作“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
- ④ 似字反书。反书之例，商周文字常见，汉则少见。
- ⑤ 生字写落，添注行间。
- ⑥ 存字上衍“先外其身而身”六字。
- ⑦ 通行本作“与善仁”，范应元注“称物平施”，亦即予善天之意。
- ⑧ 通行本作“揣而锐之”。掬，从手，短声，与揣音近通假。揣，治也。允，训为循，参考甲本《道经》注⑮。
- ⑨ 通行本作“治国”。《经典释文》出“民治”，云“河上本又作活”。帛书中活字皆写作栝，此栝国即活国，河上公旧本盖与此同。
- ⑩ 按“毋以知”与上文“爱民活国”句重複，似有误字。河上公本同。想尔本、王弼本作“无为”。傅奕本、范应元本此句作“能无以为乎”，与乙本句法相合，当从之。
- ⑪ 通行本此下有“为而不恃”一句。
- ⑫ 通行本下有“以为室”三字。
- ⑬ 弄，甲本作龙，通行本作宠。此盖假弄为宠。

- ⑭ 《淮南子·道应》引作“爱以身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似女当作安，义犹乃。
- ⑮ 緦，甲本作圉 (hǔn)，通行本作混。緦，疑即纆 (kǔn) 字，《战国策·宋策》“束组三百纆”，注“十首为一纆”。在此读为掘 (hǔn)，同也。
- ⑯ 通行本作“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唐广明元年焦山《道德经幢 (chuáng)》、景福二年易县龙兴观《道德经碑》皆作“随之不见其后，迎之不见其首”。
- ⑰ 为上一字通行本作善。此字缺大半，似上从人，下从山，即仙字，假为善。
- ⑱ 达，通行本作通。
- ⑲ 甲本下有“夫唯不欲盈”一句，此脱。
- ⑳ 通行本作“归根曰静”。此脱“归根”二字。
- ㉑ 通行本作“道乃久”，此脱久字。又此下“没身不殆”四字损坏，帛书原件上尚可辨。
- ㉒ 人，各本皆无，疑是衍文。
- ㉓ 此下甲本有“我独遗”三字，通行本作“而我独若遗”一句，此脱。
- ㉔ 元字左半残，似尚有偏旁。通行本作“我独顽以鄙”。门字疑衍，或谓门可读为昏。
- ㉕ 通行本曲下有则字，末作“岂虚语（或言）哉”。
- ㉖ 通行本下有“周行而不殆”一句。
- ㉗ 筮，通行本作逝。《广雅·释詁一》“逖 (shì)，远也”。

甲本亦作斂，但字稍残。

- ②⑧ 通行本作“燕处超然”，王弼注：“不以经心也。”
- ②⑨ 达，甲本、想尔本作彻。通行本作辙。
- ③⑩ 笱，甲本作箒，通行本作策。箒、策音近通假。笱字帛书中数见，皆读为策。
- ③⑪ 曳，读为悞（xiè），《苍颉篇》：“悞明也。”
- ③⑫ “或硿”上似可据傅奕本、范应元本补“或吹或强”四字，热与吹对言，强与硿（cǔo）对言。硿，傅、范本作剡，折伤也。
- ③⑬ 甲本强上有不字，通行本作勿，义同，此脱。
- ③⑭ 恠，甲本作𢇛。此从心，盖即𢇛（zhé）之异体，与𢇛（zhé）音义略同。𢇛恠，读为恬悞（tán）。
- ③⑮ 小，通行本作川。
- ③⑯ 通行本作“大道”，甲本亦无大字。
- ③⑰ 通行本此下有“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一句。

附老子甲本乙本傅奕本对照表

【老子甲本】

□□□□□□□□□□
 □□□□□□德上德无
 □□无以为也上仁为之
 □□以为也上义为之而
 有以为也上礼□□□□
 □□□□攘臂而乃之故
 失道矣而后德失德
 而后仁失仁而后义□义
 而□□□□□□□□
 □而乱之首也□□□道
 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
 大丈夫居亓厚而不居亓
 泊居亓实不居亓华故去
 皮取此

【老子乙本】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
 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
 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
 而无以为也上德为之而
 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
 之应也则攘臂而乃之故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句仁
 失仁而句义失义而句礼
 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礼
 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
 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
 居□□□居亓泊居亓实
 而不居亓华故去罢而取
 此

【傅奕本《德经古本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
 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
 为而无不为下德为之而
 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
 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
 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
 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
 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
 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
 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
 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处
 其实不处其华故去彼取
 此

右第三十八章一百

三十一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
 地得□以宁神得一以靈

昔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宁神得一以靈浴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靈

* 古时写书均为竖式，即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故称“右第几章多少言”。现本书改为横排，“右”应为“上”。但为了保存原文，所以未改。——编者。

浴得一以盈侯□□□而
以为正元至之也胃天母
已清将恐□胃地母□□
将恐□胃神母已需□恐
歇胃浴母已盈将将恐渴
胃侯王母已贵□□□□
□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
高矣而以下为垂夫是以
侯王自胃□孤寡不索此
元贱□□与非□故致数
与无与是故不欲□□若
玉砾□□□

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
天下正元至也胃天母已
清将恐莲地母已宁将恐
发神母□□□恐歇谷母
已□将渴侯王母已贵以
高将恐歇故必贵以贱为
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垢夫
是以侯王自胃孤寡不索
此元贱之本与非也故至
数與无與是故不欲祿二
若玉砾二若石

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
生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
其致之一也天无以清将
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
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
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
灭王侯无以为贞而贵高
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
以下为基是以王侯自谓
孤寡不穀是其以贱为本
也非歟故致数誉无誉不
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

右第三十九章一百

三十九言

□□□□□□□□□□
□□□□□□□□□□
□□□□□□□□□□
□□□□□□□□□□
□□□□□□□□□□
□□□□□□□□□□
□□□□□□□□□□
□□□□□□□□□□
□□□□□□□□□□
□□道善□□□□

上□□道董能行之中士
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
大笑之弗笑□□以为道
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
费进道如退夷道如类上
德如浴大白如辱广德如
不足建德如□质□□□
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
希声天象无刑道燹无名
夫唯道善始且善成

上士闻道而勤行之中士
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
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
道故建言有之曰明道若
昧夷道若类进道若退上
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
不足建德若虚质真若渝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
稀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夫惟道善贷且成

右第四十一章九十

七言

□□□道之动也弱也者
道之用也天□□□□□
□□□□□

反也者道之动也□□者
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
有□□于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
无

右第四十章二十一
言

□□□□□□□□□□
□□□□□□□□□□
中气以为和天下之所恶
唯孤寡不橐而王公以自
名也勿或败之□□□之
而败故人□□□夕议而
教人故强良者不得死我
□□以为学父

道生一□生二□生三□
生□□□□□□□□□□
□□以为和人之所亚□
□寡不橐而王公以自□
□□□□□□云□之而
益□□□□□□□□□□
□□□□□□□□吾将以
□□父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万物负阴而褒阳
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惟
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称
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
之而损人之所以教我亦
我之所以教人彊梁者不
得其死吾将以为学父

右第四十二章七十
九言

天下之至柔□□于天下
之致坚无有入于无间五
是以知无为□□益也不
□□教无为之益□□下希
能及之矣

天下之至□□驰骋乎天下
□□□□□□□□□□无
间吾是以□□□□□□
也不□□□□□□□□□□
□□□□□□矣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
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
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
稀及之矣

右第四十三章四十
四言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甚□□□□
□□□□亡故知足不辱

名与□□□□□□□□□□
□□□□□□□□□□□□
□□□□□□□□□□□□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
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

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

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右第四十四章三十九言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
若虚其用不穷大直如詘
大巧如拙大赢如纳躁胜
寒靚胜炅请靚可以为天
下正

□□□□□□□□□□盈
如冲元□□□□□□□□
□巧如拙□□□□□□□□
□絀趨腴寒□□□□□□
□□□□□□□□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满
若虚其用不穷大直若詘
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
寒靖胜热知清靖以为天
下正

右第四十五章四十二言

• 天下有道□走马以粪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罪莫大于可欲矇莫大于
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
□□□□恒足矣

□□□道却走马□粪无
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可
欲祸□□□□□□□□
□□□□□□□□□□
足矣

天下有道卻走马以播天
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
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
足咎莫憯于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矣

右第四十六章四十五言

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覩
于牖以知天道元出也弥
远元□□□□□□□□
□□□□□□□□为而
□

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覩
于□□知天道元出簠远
者元知簠□□□□□□
□□□□□而名弗为而
成

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不窥
牖可以知天道其出跡远
其知跡眇是以圣人不行
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右第四十七章四十言

为□□□□□□□□□□

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云

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

□□□□□□□□□□
□□□□□□□□取天下
也恒□□□□□□□□
□□□□□□□□

二之有云以至于无□□
□□□□□□□□取天
下恒无事及元有事也□
□足以取天□□

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
无为则无不为将欲取天
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
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右第四十八章四十
八言

□□□□□□□以百□之
心为□善者善之不善者
亦善□□□□□□□□
□□□□□□□□信也□
□之在天下翕二焉为天
下浑心百姓皆属耳目焉
圣人皆□□

□人无恒心以百省之心
为心善□□□□□□□□
□□□善也信者信之不
信者亦信之德信也耶人
之在天下也欲二焉□□
□□□□生皆注元□□
□□□□□□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
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
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
矣圣人之在天下歛歛焉
为天下浑浑焉百姓皆注
其耳目圣人皆咳之

右第四十九章六十
八言

□生□□□□□□□有□
□□徒十有三而民生二
勤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
何故也以元生二也蒸□
□执生者陵行不□矢虎
入军不被甲兵矢无所櫜
元角虎无所昔元蚤兵无
所容□□□何故也以元
无死地焉

□生入死生之□□□□
□之徒十又三而民生二
僮皆之死地之十有三□
何故也以元生二盖闻善
执生者陵行不辟累虎入
军不被兵革累无□□□
□□□□□元蚤兵□□
□□□□□□□也以元无
□□□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
死之徒十有三而民之生
生而动动皆之死地亦十
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
厚也盖闻善摄生者陆行
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
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
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
故也以其无死地焉

右第五十章八十八
言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时而恒自然也
·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之□□□□□□弗有也为而弗寺也长而勿宰也此之谓玄德

道生之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也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亭之毒之养之复□□□□□□□□□□弗宰是谓玄德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盖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右第五十一章七十二言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元母以知元□复守元母没身不殆·塞元闕闭元门终身不董启元罔济元事终身□□□小曰□守柔曰强用元光复归元明毋道身央是谓袭常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元母以知元子既○知元子复守元母没身不殆塞元罔闭元门冬身不董启元罔济元□□□不棘见小曰明守□□强用□□□□□□□遺身央是谓□常

天下有始可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谓袭常

右第五十二章七十三言

·使我撝有知也□□大道唯□□□□□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食货□□□□□□□□

使我介有知行于大道唯他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馱食而飡财□□□□盜□□□非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馱饮食货财有余是谓盗夸盗夸

100

口也。

非道也哉

右第五十三章五十

四言

善建□□拔□□□□□
 子孙以祭祀□□□□□
 □□□□□□□□□□
 余修之□□□□□□□□
 □□□□□□□□□□
 □□□以身□身以家觀
 家以多觀多以邦觀邦以
 天□觀□□□□□□□□
 □□□□□□□□

善建者□□□□□□□
子孙以祭祀不绝脩之身
丕德乃真脩之家丕德有
余脩之乡丕德乃长脩之
国丕德乃皐脩之天下丕
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
□□□□国以天下观天
下吾何□知天下之然茲
以□

善建者不拔善寢者不脱
子孙祭祀不辍修之身其
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
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
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
乃溥故以身观身以家观
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
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
下之然哉以此

右第五十四章八十

六言

□□之厚□比于赤子逢
 御蠆地弗螫攫鸟猛兽弗
 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
 牝□□□□□精□至
 也终曰号而不发和之至
 也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
 曰祥心使气曰强□□即
 老胃之不三 道□□□

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螽
虺虫蛇弗螫据鸟孟兽弗
捕骨筋弱柔而握固未知
牝牡之会而腠怒精之至
也冬日号而不嗁和□□
□□□□常知常曰明益
生□祥心使气曰强物□
则老胃之不_二道_二蚤已

舍德之厚者比之于赤子也蜂虿不螫猛兽不据攫
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媾作精
之至也终日号而嗟不歎
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
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则
彊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
道早已

右第五十五章八十

三、

□□弗言者弗知塞元
闷闭元□□其光同元整
坐元阅解元纷是胃玄同
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
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
得而害不可□而贵亦不
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知者弗言者弗知塞元
境闭元门和元光同元壅
铿元兑而解元纷是胃玄
同故不可得而亲也亦□
□得而□□□得而○利
□□□得而害不可得而
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
下贵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
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
玄同不可得而亲亦不可
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
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右第五十六章七十
言

·以正之邦以畸用兵以
无事取天下善□□□□
□也哉夫天下□□讳而
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
兹昏人多知而何物兹□
□□□□□盗贼□□□
□□□□□我无为也
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
正我无事民□□□□□
□□□□□

以正之国之畸用兵以无
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元然
也才夫天下多忌讳而民
弥贫民多利器□□□□
昏□□□□□□□□□
□物兹章而盗贼□□是
以□人之言曰我无为而
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
欲而民自朴

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
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
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
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
家滋昏民多知慧而衰事
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
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
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
自朴

右第五十七章九十
二言

□□□□□□□其正
察者其邦失者聽福之所
倚福祸之所伏□□□□
□□□□□□□□□□
□□□□□□□□□□

元正闢者元民屯者元正
察者元□□□福□之所
伏孰知元极□无正也正
□□□善复为□□之悉
也元日固久矣是以方而

其政闷闷其民僂僂其政
昏昏其民缺缺祸兮福之
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
其极其无正衰正复为奇
善复为祸人之迷也其日

□□□□□□□□□□
□□□□□□□□□□

不割兼而不刺直而不继
光而不眺

固久矣是以圣人方而不
割廉而不刳直而不肆光
而不耀

右第五十八章七十
三言

□□□□□□□□□□
□□□□□□□□□□
□□□□□□□□□□
□□□□□□□□□□
可以有□国□之母可以
长久是谓深根固抵长
□□□道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
是以蚤□服□是胃重□
积□□□□□□□□□□
□□莫□知□元□□□
□□有□国□之母可□
□久是胃□根固抵长生
久视之道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
是以早服早服谓之重积
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
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
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
长久是谓深根固抵长生
久视之道

右第五十九章六十
四言

□□□□□□□□□□
天下元鬼不神非元鬼不
神也元神不伤人也非元
神不伤人也圣人亦弗伤
□□□不相□□德交归
焉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立
天下元鬼不神非元鬼不
神也元神不伤人也非元
神不伤人也□□□弗伤
也夫两□相伤故德交归
焉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
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
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
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
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右第六十章四十九
言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
天下之郊也牝恒以覿胜
牡为元覿□□宜为下大
邦□下小□则取小□邦

大国□□□□□□□牝
也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
朕牡为元静也故宜为下
也故大国以下□国则取

大国者天下之下流天下
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靖
胜牡以其靖故为下也故
大国以下小国则取于小

二 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
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
得所欲□□□□□□为下

小三 国三 以下大国则取
于大国故或下□□□□下
而取故大国者不□欲并
畜人小国不□欲入事人
夫□□其欲则大者宜为
下

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于
大国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
不过欲入事人两者各得
其所欲故大者宜为下

右第六十一章八十
九言

□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
璫也不善人之所璫也美
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贺人
二 之不善也何弃也□有
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共
之璧以先四马不善坐而
进此古之所以贵此者何
也不冒求□得有罪以免
與故为天下贵

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
璫也不善人之所保也美
言可以市莫行可以贺人
二 之不善何□□□□立
天子置三公虽有□□璧
以先四马不若坐而进此
古□□□□□□□□□
不冒求以得有罪以免与
故为天下贵

道者万物之奥也善人之
所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
可以于市尊言可以加于
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
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
以先驷马不如进此道也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
故为天下贵

右第六十二章八十
五言

·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未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
乎□□□□□□□□□□
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
大作于细是以圣人冬不
为大故能□□□□□□
□□□□□□必多难是
□□人猷难之故冬于无

为无为□□□□□□□□
□□□□□□□□□□
□□□□□乎其细也天
下之□□□易天下之大
□□□□□□□□□□
□□□□□夫轻若□□
信多易必多难是以耶人
□□之故□□□□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
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
于其易为大乎于其细天
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
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
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夫轻诺者必寡信多易者
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

难

故终无难矣

右第六十三章八十
五言

• 元安也易持也□□□ □□□□□□□□□□
□易谋□□□□□□□ □□□□□□□□□□
□□□□□□□□□□ □□□□□□□□□□
□□□□□□□□□□ □□□□□□□□□□
□□□□□毫末九成之 □□木作于毫末九成之
台作于羸土百仞之高台 台作于羸土百仞之高始
于足□□□□□□□□ □□于足下为之者败之执者
□□□□□□□□也□无 失之是以耶人无为□□
败□无执也故无失也民 □□□□□□□□□□
之从事也恒于元成事而 民之从事也恒于元成而
败之故慎终若始则□□ 败之故曰慎冬若始则无
□□□□□欲不欲而不 败事矣是以耶人欲不欲
贵难得之轔学不学而复 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
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 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
自□□弗敢为 之自然而弗敢为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
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乎
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乱合
衰之本生于毫末九成之
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
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
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
于其几成而败之慎终如
始则无败事矣是以圣人
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
不学以复众人之所过以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也

右第六十四章一百
三十一言

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 古之为道者非以明□□
将以愚之也民之难□也 □□□之也夫民之难治
以元知也故以知□邦□ 也以元知也故以知□国
之贼也以不知□邦□□ □□之贼也以不知□国□
德也恒知此两者亦稽式 之德也恒知此两者亦稽
也恒知稽式此胃玄□德 式也恒知稽式是胃玄□
□深矣远矣与物□矣乃 德□深矣远矣□物反也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
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
多知也故以知治国国之
贼也不以知治国国之福
也常知此两者亦稽式也
能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
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复

□□□

乃至大顺

至于大顺

右第六十五章七十
四言

□海之所以能为百浴王
者以汙善下之是以能为
百浴王是以圣人之欲上
民也必以汙言下之汙欲
先□□必以汙身后之故
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
民弗重也天下乐隼而弗
馘也非以汙无诤与故□
□□□□译

江海所以能为百浴□□
□汙□下之也是以能为
百浴王是以耶人之欲上
民也必以汙言下之汙欲
先民也必以汙身后之故
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
民弗害天下皆乐谁而弗
馘也不□汙无争与故天
下莫能与争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也故能为百
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
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
其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之
上而民弗重处之前而民
不害也是以天下乐推而
不馘不以其不争故天下
莫能与之争

右第六十六章八十
五言

• 小邦寡民使十百人之
器毋用使民重死而远送
有车周无所乘之有甲兵
无所陈□□□□□□
用之甘汙食美汙服乐汙
俗安汙居觚邦相望鸡狗
之声相闻民□□□□□
□□

小国寡民使有十百人器
而勿用使民重死而远徙
又周车无所乘之有甲兵
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
用之甘汙食美汙服乐汙
俗安汙居罍国相望鸡犬
之□□闻民至老死不相
往来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
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
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
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
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
极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
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
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
不相与往来

右第八十章八十五
言

□□□□□□不□□者
不博□者不知善□□□
□者不善。圣人无□□
以为□□□□□□□□
□□□□□□□□□□
□□□□□□□□□□

信言不美。言不信知者
不博。者不知善者不多
者不善。即人无积。既以
为人己。俞有既以与人己
己俞多。故天之道利而不
害人之道为而不争。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
不辩。辩言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圣人无积。既以
为人己。俞有既以与人己
俞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
人之道为而不争。

右第八十一章五十
七言

□□□□□□□□夫唯
□故不宵。若宵细久矣。我
恒有三葆之一曰慈。二曰
检。□□□□□□□□
□□□□□□故能广不敢
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
今舍元慈且勇舍元后且
先则必死矣。夫慈□□则
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女
以慈垣之。

天下□胃我大。而不宵
夫唯不宵。故能大若宵久
矣。元细也。夫我恒有三琛
市而琛之一曰慈。二曰检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
故能勇。检敢能广。不敢为
天下先。故能为成器长。□
舍元慈且勇舍元检且广
舍元后且先则死矣。夫慈
以单则朕以守则固。天将
建之如以慈垣之。

天下皆谓吾大似不肖。夫
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
其细也。夫吾有三宝。持而
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
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
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
先。故能成器长。今捨其慈
且勇。捨其俭且广。捨其后
且先。是谓入死门。夫慈以
陈则正。以守则固。天将救
之以慈卫之。

右第六十七章一百
五言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
怒。善胜敌者弗□。善用人
者为之下。□胃不诤之德
是胃用人。是胃天古之极
也。

故善为士者不武。善单者
不怒。善朕致者弗与。善用
人者为之下。是胃不争。□
德是胃用人。是胃肥天古
之极也。

古之善为士者不武也。善
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
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
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
谓配天古之极也。

右第六十八章四十
七言

•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
为客吾不进寸而芮尺是谓行
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矣
靡莫于于无二适二斤亡吾吾
葆矣故称兵相若则哀者胜矣

用兵又言曰吾不敢为主而
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
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祸
莫大于无二敌二近○亡吾葆
矣故抗兵相若而依者朕□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
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
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仍无敌祸
莫大于无敌无敌则几亡吾宝
故抗兵相若则哀者胜矣

右第六十九章五十
七言

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
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
言有君事有宗元唯无知也是
以不□□□□我贵矣是以圣
人被褐而裹玉

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
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夫言
又宗事又君夫唯无知也是以
不我知二者希则我贵矣是以
耶人被褐而裹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
之能知莫之能行言有宗事有
主夫惟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知
我者稀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
褐而怀玉

右第七十章五十一
言

知不知尚矣不知二知二病
矣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元□□
□□□□□□

知不知尚矣不知二病矣是以
耶人之不□也以元病二也是
以不病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
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之不病
以其病病是以不吾病

右第七十一章三十
二言

右第七十二章四十八言

右第七十三章六十
四言

右第七十四章六十一言

民之饥者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民之轻死者以其上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惟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

右第七十五章六十
三言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
彊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
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
兵彊者则不胜木彊则共
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右第七十六章五十九言

天之道其犹张弓者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损有余而奉不足于天下者其惟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见贤邪

也

右第七十七章八十
七言

天下莫柔□□□□□坚
强者莫之能□也以元无
□易□□□□□□胜
强天□□□□□□行
也故圣人之言云曰受邦
之询是谓社稷之主受邦
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
□若反

天下莫柔弱于水□□□
□□□□□□以元无以
易之也水之朕刚也弱之
朕强也天下莫弗知也而
□□□□也是故耶人之
言云曰受国之询是谓社
稷之主受国之不祥是谓
天下之王正言若反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
彊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
易之也柔之胜刚弱之胜
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
行故圣人之言云受国之
垢是谓社稷之主受国之
不祥是谓天下之王正言
若反也

右第七十八章七十
三言

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
为善是以圣右介而不以
责于人故有德司介□德
司辨夫天道无亲恒与善
人

禾大□□□□□□□□
为善是以耶人执左芥而
不以责于人故又德司芥
无德司辨□□□□□□
□□ 德 三千卅一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
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
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
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
人

右第七十九章四十
一言

【老子甲本】

•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
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
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
也□恒无欲也以观其眇
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噉两
者同出异名同胃玄之有
玄众眇之□

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
知善譬不善矣有无之相
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
之相刑也高下之相盈也
意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
隋恒也是以声人居无为
之事行□□□□□□□
□□□也而为弗志也成
功而弗居也夫唯居是以
弗去

不上贤□□□□□□□
□□□□民不为□不□
□□□民不风是以声人
之□□□□□□□□□
□□强其骨恒使民无知
无欲也使□□□□□□
□□□□□□□

【老子乙本】

道可道也□□□□□□
□□□恒名也无名万物
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
故恒无欲也□□□□恒
又欲也以观所噉两者
同出异名同胃玄之又玄
众眇之门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亚已
皆知善斯不善矣□□□
□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
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盈
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
相隋恒也是以耶人居无
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
昔而弗始为而弗恃也成
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
以弗去

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
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
可欲使民不风是以耶人
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
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
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
而已则无不治矣

【傅奕本《道经古本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
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
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
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
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右第一章五十九言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
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
已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
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
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
相随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
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
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
恃功成不处夫惟不处是
以不去

右第二章九十三言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
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
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
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
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无
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
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右第三章六十八言

□□□□□□□益也濟
呵始万物之宗挫元解其
紛和其光同□□□□□
或存吾不知□子也象帝
之先

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淵
呵始万物之宗挫元兌解
元芬和元光同元壘湛呵
始或存吾不知元谁之子
也象帝之先

道虛而用之又不足淵兮
似万物之宗挫其銳解其
紛和其光同其坐湛兮似
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
之先

右第四章四十二言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声人不仁以百省□□狗
天地□间□犹囊籥與虛
而不澀撞而俞出多闻数
旁不若守于中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耶人不仁□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元猷囊籥與虛
而不澀動而俞出多闻数
旁不若守于中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囊籥乎虛
而不詘動而俞出多言数
旁不如守中

右第五章四十五言

浴神□死是胃玄二 牝二
之门是胃□地之根縣二
呵若存用之不董

浴神不死是胃玄二 牝二
之门是胃天地之根縣二
呵元若存用之不董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
之门是胃天地之根绵绵
若存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二十六言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
□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
故能长生是以声人芮其
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不以其无□與故能成其
□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
长且久者以元不自生也
故能长生是以耶人退元
身而身先外元身而身先
外元身而身存不以元无
私與故能成其私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
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
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
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
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右第七章四十九言

上善治水三 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予善信正善治事善能随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上善如水三 善利万物而有争居众人之所亚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矣

右第八章五十二言

持而盈之不□□□□□□之□之□可长葆之金玉盈室莫之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功遂身退天□□□

持而盈之不若元已握而允之不可长葆也金玉□室莫之能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敲而税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室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成名功遂身退天之道

右第九章四十一言

□□□□□□□□□□□□能婴儿乎脩除玄监能毋疵乎爱民恬国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阖能毋以雄乎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德

戴营抱一能毋离乎搏气至柔能婴儿乎脩除玄监能毋有疵乎爱民恬国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阖能为雄乎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是谓玄德

载营鬼裹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以知乎天门开阖能无以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右第十章七十二言

卅□□□□□其无□□之用□然埴为器当其无有埴器□□□□□□当

卅辐同一毂当元无有车之用也埴埴而为器当元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

其无有□之用也故有之
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当无有室之用也故有
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右第十一章四十九

言

五色使人目明驰骋田猎
使人□□□难得之货使
人之行方五味使人之口
嗜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
声人之治也为腹不□□
故去罢耳此

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
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
使人之行仿五味使人之
口爽五音使人之耳□是
以耶人之治也为腹而不
为目故去彼而取此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
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
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
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右第十二章四十九

言

龙辱若惊贵大宛若身苛
胃龙辱若惊龙之为下得
之若惊失□若惊是胃龙
辱若惊何胃贵大宛若身
吾所以有大宛者为吾有
身也及吾无身有何宛故
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
适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
女可以寄天下

弄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
胃弄辱若惊弄之为下也
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胃
弄辱若惊何胃贵大患若
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
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
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
以藁天下□爱以身为天
下女可以寄天下矣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
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
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
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苟吾无身吾有何患乎故
贵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
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
者则可以寄天下矣

右第十三章八十八

言

视之而弗见名之曰聾听
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指之
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

视之而弗见□之曰微听
之而弗闻命之曰希○指
之而弗得命之曰夷三者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
闻名曰希指之不得名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

□□□□□□□□□□
 深不可志夫唯不可志故
 强为之容曰与呵其若冬
 □□□□□□畏四□□
 呵其若客渙呵其若淩泽
 □呵其若握清□□□□
 □□□若浴浊而情之余
 清女以重之余生葆此道
 不欲盈夫唯不欲□□以
 能□□□成

古之□为道者微眇玄达
深不可志夫唯不可志故
强为之容曰与呵忤若多
涉水猷呵忤若畏四望严
呵忤若客渙呵忤若淩泽
沌呵忤若朴渚呵忤若浊
漚呵忤若浴浊而静之徐
清女以重之徐生葆此道
□□欲盈是以能褻而不成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
深不可识夫惟不可识故
彊为之容曰豫兮若冬涉
川犹兮若畏四邻俨若客
涣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
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
孰能浊以澄靖之而徐清
孰能安以久动之而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
盈是以能敝而不成

極守靖篤万物并作
 觀其复凡物𣵵𣵵各
 根归根曰靖靖曰复
 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妄作凶知常容容乃
 王王乃天天乃道

至虛極也守靜督也万物
旁作吾以觀元復也天物
耘二各復归于元根曰靜
二 是胃復二 命二 常也知
常明也不知常芒二 作說
知常容二 乃公二 乃王□

乃天亡乃道□□□物身
不怠

天亡乃道亡乃没身不死

道乃久没身不死

右第十六章六十七
言

大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
之其次畏之其次母之信
不足案有不信□□其贵
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胃
我自然

大上下知又□元□亲誉
之元次畏之元下母之信
不足安有不信猷呵元贵
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胃
我自然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
其次誉之其次畏之其次
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犹兮其贵言哉功成事遂
百姓皆曰我自然

右第十七章四十七
言

故大道废案有仁义知快
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
有畜兹邦家閭乳案有贞
臣

故大道废安有仁义知慧
出安有□□六亲不和安
又孝兹国家閭乳安有贞
臣

大道废焉有仁义智慧出
焉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
慈国家昏乱有贞臣

右第十八章二十八
言

绝声弃知民利百负绝仁
弃义民复畜兹绝巧弃利
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
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
素抱□□□□□

绝取弃知而民利百倍绝
仁弃义而民复孝兹绝巧
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
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
属见素抱朴少□而寡欲

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
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
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
而未足也故令有所属见
素裹朴少私寡欲

右第十九章四十七
言

□□□□唯与訶其相去
几何美与恶其相去何若

绝学无忧唯与呵元相去
几何美与亚元相去何若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
几何美之与恶相去何若

人之□□亦不□□□□
□□□□□□众人既二
若乡于大牢而春登台我
泊焉未佻若□□□□衆
呵如□□□□□皆有余
我独遗我禹人之心也蠢
二呵嚮□□□□□□臂
呵嚮人蔡二我独園二呵
恂呵其若□璧呵元若无
所止□□□□□□□□
以悝吾欲独异于人而贵
食母

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人望呵元未央才众人既
二若乡于大牢而春登台
我博焉未垧若婴儿未咳
衆呵怡无所归众人皆又
余我愚人之心也渚二呵
嚮人昭二我独若閼呵嚮
人察二我独閼二呵恂呵
元若海望呵若无所止众
人皆有以我独门元以鄙
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
其未央众人熙熙若享太
牢若春登台我独鬼兮其
未兆若婴儿之未咳儻儻
兮其不足以无所归众人
皆有余我独若遗我愚人
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皆
昭昭我独若昏俗人皆晔
晔我独若闷闷淡兮其若
海飄兮似无所止众人皆
有以我独頑且固吾独欲
异于人而贵食母

右第二十章一百三
十七言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
物唯璽唯物□□□呵中
有象呵璽呵物呵中有物
呵濛呵鸣呵中有清吡其
清甚真其中□□自今及
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吾
何以知众父之然以此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
物唯望唯恂二呵望呵中
又象呵望呵恂呵中有物
呵幼呵冥呵元中有清呵
元清甚真元中有信自今
及古元名不去以顺众父
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也以
此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
为物惟芒惟芴芴兮芒兮
其中有象芒兮芴兮其中
有物幽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
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吾奚以知众甫之然哉以
此

右第二十一章七十
一言

炊者不立自视不章□见
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

炊者不立自视者不章自
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
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

者不长其在道曰矜食赘
行物或恶之故有欲者□
居

矜者不长开在道也曰矜
食赘行物或亚之故有欲
者弗居

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
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
之故有道者不处也

右第二十四章四十
八言

曲则金枉则定注则盈敝
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
声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不
□视故明不自见故章不
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长
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
古□□□□□□□语才
诚金归之

曲则全注则正注则盈弊
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
即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不
自视故章不自见也故明
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
长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
争古之所冒曲全者几语
才诚全归之

曲则全枉则正注则盈敝
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圣人
褒一以为天下式不自见
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
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惟
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
言也哉诚全而归之

右第二十二章七十
八言

希言自然飘风不冬朝暴
雨不冬日孰为此天地□
□□□□□于人乎故从
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
于德者者同于失同于德
□道亦德之同于□者道
亦失之

希言自然翦风不冬朝暴
雨不冬日孰为此天地而
弗能久有兄于人乎故从
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
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德
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
亦失之

稀言自然故飘风不崇朝
骤雨不崇日孰为此者天
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况
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道
者同于道从事于得者得
者同于得从事于失者失
者同于失于道者道亦得
之于得者得亦得之于失
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
不信

右第二十三章九十

二言

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繆呵
繆呵独立□□□可以为
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
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
曰筮□曰远□□□□□
□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
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
地□法□□法□□法□
□

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蕭呵
繆呵独立而不孩可以为
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
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
□曰筮□曰远□曰反道
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
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
地□法天□法道道法自
然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
寞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
知其名故彊字之曰道彊
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
远远曰返道大天大地大
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处其一尊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

右第二十五章八十 七言

□为至根清为躁君是以
君子终日行不离其辔重
唯有环官燕处□□若□
何万乘之王而以身至于
天下至则失本躁则失君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
君子终日行不离其辔重
虽有环官燕处则昭若□
何万乘之王而以身轻于
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重为轻根躁为躁君是以
君子终日行不离其辔重
虽有荣观宴处超然如之
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
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四十 九言

善行者无罣迹□言者无
瑕适善数者不以櫛筭善
闭者无闢籥而不可启也
善结者□□约而不可解
也是以声人恒善怵人而
无弃人物无弃财是谓忖

善行者无达迹善言者无
瑕适善数者不用櫛筭善
闭者无关键而不可启
也善结者无纆约而不可
解也是以叩人恒善怵人
而无弃人物无弃财是谓

善行者无彻迹善言者无
瑕适善数者无筹策善闭
者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
者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
圣人常善救人故人无弃
人常善救物故物无弃物

明故善□□□之师不善
人善人之资也不贵其师
不爱其资唯知乎大迷是
胃眇要

曳明故善人师不善
善人善人之资也不贵
师不爱其资虽知乎大迷
是胃眇要

是胃眇明故善人者不善
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
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
知大迷此谓要妙

右第二十七章九十
七言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
下溪恒德不
鸡复归婴儿知其白守
其辱为天
下浴恒
德乃
知其守其黑为天
下式恒德不
复归于无极握散
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
无割

知开雄守开雌为天
下鸡恒德不
离复
守开辱为天
下浴恒德乃足
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开黑
为天
下式恒
德不
复归于无
极朴散则为器取人用则
为官长夫大制无割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
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
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
天下式天下式常德不
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
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
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
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
长大制无割

右第二十八章八十
五言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
其弗
器也非
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
失之物或行或随或见或
或坏或脩是以声人去甚去大去楮

将欲取
得已夫天下神器也
非可为者也为之者败之
执之者失之○物或行或
随或热或硃或陪或墮是
以圣人去甚去大去诸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者吾
见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
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
失之凡物或行或随或噤
或吹或彊或剝或培或墮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右第二十九章六十
言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
天下□□□□□□所居
楚劫生之善者果而已矣
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
而勿矜果而□□果而毋
得已居是胃□而不强物
壮而老是胃之不二道二
蚤已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
天下元□□□□□□□
□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
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
而勿矜果□□伐果而毋
得已居是胃果而强物壮
而老胃之不二道二蚤已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
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
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
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
敢以取彊焉果而勿矜果
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
得已果而勿彊物壮则
老是谓非道非道早已

右第三十章七十九

言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
恶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
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
兵者非君子之器也□□
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
之銛衞为上勿美也若美
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
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
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
以便将军居左上将军居
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
众以悲依立之战胜以丧
礼处之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
亚□□□□□□□□子
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
兵者非君子之器兵者不
祥□器也不得已而用之
銛懽为上勿美也若美之
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
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以
吉事□□□□□□是以
偏将军居左而上将军居
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
□□□□立□□朕而以
丧礼处之

夫美兵者不祥之器物或
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是以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
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
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
憺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
乐之乐之者是乐杀人也
夫乐人杀人者不可以得
志于天下矣故吉事尚左
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处
左上将军处右言居上势
则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
则以悲哀泣之战胜者则
以丧礼处之

右第三十一章一百

三十五言

道恒无名樗唯□□□□
□□□□王若能守之万
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俞
甘洛民莫之□□□□焉
始制有□□□□有夫□
□□□□□所以不□俾
道之在□□□□□洛之
与江海也

道恒无名朴唯小而天下
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
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俞
甘洛□□□令而自均焉
始制有名_二亦既有夫亦
将知_二止_二所以不殆卑
□□在天下也猷小浴之
与江海也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
能臣王侯若能守万物将
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
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
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
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
也

右第三十二章七十
一言

知人者知也自知□□□
□□者有力也自胜者□
□□□□□也强行者有
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
不忘者寿也

知人者知也自知明也朕
人者有力也自朕者强也
知足者富也强行者有志
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
不忘者寿也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
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彊
也知足者富也彊行者有
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
而不亡者寿也

右第三十三章四十
六言

道□□□□□□□□□
遂事而弗名有也万物归
焉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
可名于小万物归焉□□
为主可名于大是□声人
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
也故能成大

道汎呵汜可左右也成功
遂□□弗名有也万物归
焉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
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
为主可命于大是以取人
之能成大也以汜不为大
也故能成大

大道汎汎兮其可左右万
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
而不居衣被万物而不为
主故常无欲可名于小矣
万物归之而不知主可名
于大矣是以圣人能成其
大也以其终不自大故能
成其大

右第三十四章七十

三言

执大象□□往二而不害
安平大乐与揖过格止故
道之出言也曰谈呵其无
味也□□不足见也听之
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

执大象天下往二而不害
安平大乐与□过格止故
道之出言也曰淡呵斤无
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
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

执大象者天下往往而不
害安平泰乐与揖过客止
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视
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
之不可既

右第三十五章四十

四言

将欲拾之必古张之将欲
弱之□□强之将欲去之
必古与之将欲夺之必古
予之是谓微明胜弱胜强
鱼不脱于渊邦利器不可
以视人

将欲擒之必古张之将欲
弱之必古○强之将欲去
之必古与之将欲夺之必
古予□是谓微明柔弱胜
强鱼不可说于渊国利器
不可以示人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
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
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
与之是谓微明柔之胜刚
弱之胜强鱼不可说于渊
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右第三十六章五十

九言

道恒无名侯王若守之万
物将自惑二而欲□□□
□□□□之以无二名二
之二握二夫将不二辱二
以情天地将自正

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化二而欲作吾
将闢二之二以二无二名
二之二朴二夫将不二辱
二以静天地将自正 道

二千四百廿六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王侯
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
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
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
不欲以靖天下将自正

右第三十七章四十

九言

《老子》是一部兵书

翟 青

一九七三年，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历史价值颇高的古代帛书，其中有《老子》甲、乙两种。

《老子》这部书，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作，分“德”经、“道”经两部分。汉朝以来流传的各种版本，都把“道”经作为上篇，“德”经作为下篇，所以通常又称《老子》为《道德经》。而这次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种《老子》帛书，却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证明了《道德经》应称作《德道经》。这一考古发现的价值，不仅为恢复《老子》一书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新的珍贵材料，而且对我们深入研究《老子》的思想内容给了多方面的启发。

《老子》作为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时期一种思潮的反映，不是出自一人一时之笔，它的成书有一个过程。这一成书过程，同当时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的发展过

程是一致的。只要我们对《老子》一书中的“德”经、“道”经的具体内容和全书的思想体系作一番认真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从“德”经的产生到“德”经往“道”经的发展，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的发展过程。

《老子》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历来是有争论的。唐朝有个叫王真的，认为“五千之言”的《老子》，“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谈到《老子》一书历史地位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它尤为“言兵者师之”（《宋论》）。近代的章太炎，也认为《老子》五千言是“约《金版》、《六韬》之旨”（《馗书·儒道》），强调它概括了古代兵书的要旨。从唐朝的王真到明朝末年的王夫之，一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都把《老子》看作是一部兵书，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老子》一书共八十一章，直接谈兵的有十几章，哲理喻兵的有近二十章，其他各章也都贯串了对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发挥。这样看来，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这是很中肯的精辟见解。王真在《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中说，《老子》是“数十章之后，方始正言其兵”。这话说得也不错。王真所据的《老子》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流行本，因此这里的所谓“数十章之后”，显然指的是“德”经。他认为“德”经“正言其兵”，即是说《老子》论兵，主要在

“德”经部分。事实上，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非，在研究对没落奴隶主贵族斗争的战略策略时，是特别重视《老子》的“德”经部分的。他专门写了《解老》《喻老》两篇哲学论文，对《老子》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他在解释和喻说《老子》的时候，从中重点选取了二十四章，其中除了六章属于“道”经部分以外，十八章都属于“德”经部分。在排列的次序上，也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老子》论兵的精髓在“德”经，而“德”经是《老子》一书的上篇，这就深刻反映了《老子》和古代兵法的联系。春秋末期孙武的《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它是春秋时期战争经验的总结，专门讲军事战略战术，对战争规律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规律指挥作战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但它比较地偏重于战术。《老子》的“德”经讲兵，但它不象《孙子兵法》那样地用相当多的篇幅去研讨战术，而是偏重于讲战略，把用兵之道上升到政治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因而也就较《孙子兵法》更具有普遍意义。这是比《孙子兵法》前进了一步。“道”经作为《老子》的下篇，把军事、政治斗争的规律通通囊括进一个虚无缥缈的“道”里面，尽管其中具有不少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在认识论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从本体论上来看，实际上已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泥坑。纵观从“兵法”到“德”经、又从“德”经

到“道”经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军事战争实践的发展是怎样推动着古代军事思想、政治策略思想的发展，而在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理论概括过程中，又是怎样受着世界观的支配和怎样地打上阶级的烙印的。

《老子》这部兵书，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的产物。列宁说过：“**历史告诫我们，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任何一次革命，都只能用一系列的战争来解决。**”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就是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绵延数百年的一系列战争来解决的。特别是在战国年代的战争，较之春秋时期不仅更加激烈和频繁，而且在规模上也更大得多了。当时出现了所谓“万乘之国”，每战往往“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战国策·赵策二》），反映了争夺的激烈和反复。春秋时吴攻楚国，长驱直入楚都郢，前后不过十天左右；战国时齐联韩、魏以二十万之众攻楚，“五年乃罢”（《战国策·赵策三》），可见战国时期的战争比起春秋时期有很大的发展。随着战争的发展，兵器的改进，进攻和防御手段的进步，战争的形式更加错综复杂了。战争的指挥已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而战略问题尤居于突出的重要地位。孙武曾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战争问题的重视。研究战争，主要是研究战争的规律。而人们对战

争规律的认识，也如同对其他事物规律的认识一样，要有一个过程。只有当着战争的实践丰富了，各种形式的战争反复出现了，战争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日益暴露了，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才可能达到较高一级的程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老子》，正是这一战火不息的时代的产物。它不但反映了当时师旅数发，战马不足，母马入阵，“戎马生于郊”的战争实况，描绘了“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战乱图景，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汉书·艺文志》），从战争的胜败引起的国家盛衰兴亡和阶级升沉浮降中总结了规律性的认识。因此，《老子》不是一般军事家的军事著作，而是哲学家论兵的军事哲学著作。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一书提出的战略思想的基本点。这种以弱胜强的思想，是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社会大变动的一个概括。在历史舞台上，原来是庞然大物的周王朝，被一个从土地不足五十里的西方小国所发展起来的秦国所灭；春秋时的吴国本来是所谓“文身断发”的“夷蛮”之国，到吴王阖闾时用孙武、伍子胥之谋而“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史记·伍子胥列传》），成了“显名诸侯”的强国。在王夫之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时期，“邦无定交，土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各个

大国都想统一全中国，但又谁也一下子没有这个力量，形成各不相下的相持局面。在当时的频繁战争中，强者败北、以弱胜强的战例是屡见不鲜的。《孙子（武）兵法》就说过“弱生于强”。而《老子》则又进了一步，它从矛盾的对立和联系，辩证地讲强和弱的转化，认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是“天下莫不知”的普遍真理。

《老子》很喜欢用“水”来说明“柔弱胜刚强”的战略思想。“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了，也是天下最能攻坚摧强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能敌得过水。由此可见，“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的东西能够控制最坚强的东西。古代兵家以水喻兵也是常见的。孙武说：“兵形象水”。孙臆也说：打仗和行水一样，要“得其理”，而不可“逆”。因为水之形是避高而趋下，遇到顽石它就转了弯，仍然要无可阻挡地向低处流。兵家以水喻兵的意思是，水是因地而制流，用兵也要因敌而制胜，强调作战要象水一样因敌变化，避实而击虚。在避实的时候看起来是柔弱，击虚的时候就十分刚强。所以兵法上讲兵没有固定的阵势，水没有固定的形体，“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可谓用兵如神。《老子》以水喻兵，一方面是概括了兵家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另一方面进一步说明了“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的政治斗争原则，从哲学上阐明了柔弱战胜刚强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可

能性。

从以弱胜强的战略原则出发，《老子》提出了一套克敌制胜的战术。它认为：“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与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就是说，对敌人如果将要削弱它，必先暂时使它强大；将要毁灭它，必先暂时使它兴起；将要夺取它，必先暂时使它有所得益。这种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策略，是因为弱者总是处于防御地位，为了保存军力，并迫使敌人从暂时的有利走向最终的失利，就需要后退一步，造成敌人的被动局面，寻找敌人的可乘之隙，从而待机破敌。这一策略思想的产生，来自当时的战争实践。春秋时晋、楚两国的城濮之战，就是这样一个有名的战例。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国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退避三舍”，让出九十里地盘，从而避开了楚军的锋芒。然后乘敌气浮心骄的时刻，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左右两翼，各个击破。欲取先与，这是以弱胜强的一个条件。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来是失去了一些地方，实际上却正是为了引敌出洞，张开口袋，关门打狗，最后达到了不失一寸土地的目的。《老子》总结这种打法说“是谓微明”。韩非在《喻老》篇中说：“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所谓“要大功于天下”，就是所要达到的战略目的。看上去是“无为”，实际上是“有为”，这才是《老子》“守柔曰强”的本质。

《老子》强调“以奇用兵”，把灵活地变换战术看作是达到战略目的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战争是一种奇诡的行为，必须制造种种假象迷惑敌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才能战胜敌人。孙武兵法说：“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老子》强调“以奇用兵”，与兵家的观点基本一致，而对儒家的“以礼治军”以及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则是一个深刻的批判。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列战争证明，“以礼治军”必败，“以奇用兵”方可取胜。春秋时楚、宋泓水之战和战国时齐、魏马陵之战就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扮演了蠢猪式的角色。当宋军已经列好阵势，楚军还没有渡完泓水时，这本来是以弱胜敌的极好时机。可宋襄公坚持讲“仁义”，认为楚军还没有渡完，不能发起攻击。等楚军渡河完毕尚未摆好阵势时，宋襄公坚持讲“仁义”，还是说不可攻击。直到楚军阵势摆好，宋襄公才击鼓以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身负重伤，几乎当了俘虏。这是“以礼治军”的下场。在马陵之战中，齐国军师孙臆采取了“因其势而利导之”的办法去调动敌人。他指挥行军，在途中每天减少灶头的数目，由十万减到五万，再减到二万，造成齐军逃亡大半的假象，迷惑了魏将庞涓，当庞涓丢下魏国的主力部队，带领轻兵追赶齐军至马陵时，齐军伏兵四出，万弩竞发，一举全歼，致使魏太子申被杀，魏将庞涓被俘。这是孙臆“以奇用兵”的胜

利。

《老子》一书从正反面的战争经验教训中，对“以奇用兵”的思想有深刻的发挥。它突出地表现在对“奇”和“正”的关系作出了辩证的解释，强调“正复为奇”。打仗时有时正面佯攻，吸引敌军主力，突然又以奇兵迂回，歼灭敌人，这就是所谓“以正合，以奇胜”。《老子》讲的“以奇用兵”和“正复为奇”，是对兵法上讲“战势不过奇正”的进一步发挥，其要点是，弱方要集中自己的兵力打强方的弱点，以自己的局部优势去战胜强者局部的劣势。而这往往是一般鲁莽的军事家所办不到的。所以，《老子》提出：“善为士者不武”，即善于做将帅的人，是不先凌武对方，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的。又说：“善胜敌者不与”，聪明的军事指挥员总是先退让一步，不计硬拼，而以出奇制胜的。在《老子》的作者看来，打仗不但斗力，而且斗智，因而要“大智若愚”。打仗行军，要做到“善行者无辙迹”，不使敌人看出你的行迹，要“行无行”。拿着兵器要象没有拿兵器一样，要“执无兵”。至于恃骄轻敌，则是用兵者的大忌。在《老子》中，就明确指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这是指的如果轻敌，就必定会丧失自己的生命。《老子》把这一套荫蔽自己，保存实力，后发制人的战术原则归结为“道隐”的思想，这和《孙子（武）兵法》说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

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子》一书中提出的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规律本身的辩证法。但是，《老子》比起一般的兵法来，有它自己独特的地方。它已经超过了军事斗争这一具体领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猜测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的联系。《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事物的存在都是相互依存的，如美丑、高下、大小、难易、长短、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生死、胜败、进退等，都是对立统一的。它还指出了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要走向反面的转化思想。毛主席在谈到矛盾的转化时说过：“**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对《老子》一书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高度评价。但是，《老子》的作者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下层的政治代表，是没落的“柔弱”者。他虽然从社会大变动中总结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战略思想，妄图按照这一战略思想原则改变自己的柔弱的社会地位，而实际上这一战略思想对他所代表的没落阶级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只有进步的阶级，由于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才能以弱胜强，战胜一切貌似强大的反动的庞然大物。

比如在对战争性质的认识上，“道”经中就有这样

的话：“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象这样不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把战争通通说成是“不祥”的东西，是《老子》一书局限性的表现。列宁说过：“战争虽然会引起种种灾祸和苦难，但它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它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衰颓和垂死的东西。”《老子》只看到战争的“其事好还”，把它说成是“不祥之器”，主张回到“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中去。这是一种倒退的主张，是消极的保守的。在战火纷飞的战国年代产生这种害怕战争的思想，反映了道家所代表的阶级特征。在战国，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在政治舞台上欣欣向荣，声势日盛。整个奴隶主阶级衰落了，而道家所代表的奴隶主下层更是弱中之弱，它对社会大变动深入发展所必然产生的战争充满了无穷的忧虑，它日夜担心着战争给自己的阶级带来的可悲命运，怕在战乱的旋涡中彻底完蛋。

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完全不同。孙臆认为，用“仁义”“礼乐”等“以禁争夺”是“不可得”，主张“战胜而强”，用革命的暴力解决问题；商鞅也认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商君书·画策》）；韩非更明确地提出了“当今争于气力”的战斗口号（《韩非子·五蠹》），主张奖励耕战之士。法家对战争的积极态度，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统一天下的封建事业的胜

利前景充满了信心。拿法家和道家一比，两者在对待战争的看法上抱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态度。

《老子》这部兵书，同其他兵家的兵书在认识路线上也不一样。孙武兵法和孙臆兵法都是以朴素唯物论的观点来总结战争经验的，讲的是唯物论的“用兵之道”，始终没有离开战争这一具体领域，停留在战争规律的认识范围内，停留在军事辩证法的范围内。《老子》着重于战略思想的探讨和研究，从用兵之道引伸出一般思想规律和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它较孙武兵法和孙臆兵法高明的地方。但是，这种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最终却被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这却是它比孙武、孙臆等兵家要退步的地方。从“兵法”到“德”经，再从“德”经到“道”经，可以看出由于《老子》一书作者的阶级性的限制，在认识论上是怎样一步步地陷进客观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的。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德”经和“道”经，很可能不是同出于一人，甚至也可能不是同一批人的作品。我们在批判地继承《老子》这份历史遗产的时候，要特别重视“德”经的研究。

《老子》从社会变乱中总结出来的一套战略战术，是精华和糟粕互见的。从《老子》出发，可以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不同的阶级，或者是同一阶级中不同集团的思想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老子》

一书通过改造而利用它，分别作出很不相同的解释。

我国历史上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政治家，都注意从《老子》一书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养料。早在战国末期的韩非，为了发挥新兴地主阶级“能御万物”、“战易胜敌”的战斗精神，就特别重视研究《老子》，写下了《解老》、《喻老》这两篇战斗的哲学论文。在汉初，吕后、汉文帝、晁错等法家代表人物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胜利成果，披上了“黄老”的外衣，搞道表法里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到宋代，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王安石作《道德经集义》，据王夫之的《宋论》称，王安石特别赞扬了《老子》的战略思想是“奇策”。至于王夫之本人，则撰写了《老子衍》一书，借以发挥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政治观点。

我国历史上的一些反动思想家、政治家，同样注意研究《老子》。与韩非同时的吕不韦，就从“老耽（聃）贵柔”中汲取玩弄权术的伸屈之道（《吕氏春秋·不二篇》）。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曾指出：《老子》一书“以为后世阴谋者法”（《菴书·儒道》），最先是吕不韦一类儒家政治骗子开始的。

《老子》书中有句名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指挥战争是这样，推广到认识论领域也是这样。人们认识世界，总是包括“知人”和“知己”两个方面。但是，《老子》的作者虽然从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出发，

对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战略策略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它毕竟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要真正认识人类社会和自己所属的阶级，又谈何容易！《老子》还说过：“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是至今还用得着的真理。所谓“自胜”，就是克服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能做到这点的人，是强大有力的。《老子》的作者这句话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无法战胜剥削阶级的偏见。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无产阶级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個剥削阶级，它能够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完全能够科学地认识人类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正确地认识战争和战争的规律，并正确地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学派和思潮作出恰当的评价。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的许多光辉的军事著作中对此曾作了精湛的研究和分析。今天，我们在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的时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发，去总结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这必将推动我们去更好地研究军事上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进一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把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地推向前进。

（原载《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0期）

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

高 亨 池曦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在各个方面，促进与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就文物考古战线而言，也是捷报频传：一九七二年发掘了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获得了《孙子兵法》、《孙臆兵法》等大批竹简；一九七二年一至四月，发掘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四年年初，又发掘了马王堆二号、三号汉墓。从三号汉墓中，获得了大批珍贵历史文物，其中更值得重视的是一批帛书。这批帛书有十二万多字，大部分是失传了一二千年的古籍，一部分并非佚书如《老子》、《易经》等，相当完整而同今本有一定的出入，可供研究参考之用。这些发现，为文物发现史写出了新的篇章，为古代文献学做出了新的贡献，为研究古代历史，尤其是法家、兵家、道家等思想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回忆解放前，清王朝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国古代文物如殷

墟甲骨、商周铜器等等，多所发现，但被损毁的不知有多少，被盗卖的不知有多少，被劫夺的又不知有多少。而新中国，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党的珍视文化遗产及批判继承的方针指引下，进行有计划的发掘，加以科学的保护整理，新的发现大为增多，各地珍藏又极为妥善，研究工作正在积极展开，古代文物再不会有人为的损失了，也不会沉睡在博物馆里了。对此，我们感到万分兴奋与鼓舞！

本文只是谈一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

（一）帛书《老子》的抄写年代

帛书《老子》，有两种写本，都是用墨笔写在帛上的。一本是带有隶书笔法的小篆，我们称它为甲本。一本是隶书，我们称它为乙本。甲本的帛多有破损，文字多有残缺，乙本的帛大体完好，文字大都清晰。这就显示出甲本抄写年代在乙本之前。其次，秦王朝统一文字，规定小篆为社会上的通用文字。但官吏办理徭役和讼狱等事务，则用隶书（见《汉书·艺文志》及许慎《说文叙》）。字体的演变，必然是舍繁难而取简易，所以到汉朝初年，隶书盛行，而小篆渐废，抄书者自然也用隶书而不用小篆。那么，甲本是小篆，乙本是隶书，

也显示出甲本在前，乙本在后了。但这两点仅指一般情况而言。据发掘报告，乙本放在漆盒里，甲本卷在木片上，甲本是不是因为这一点而多破损呢？当时也有些人会写小篆，甲本是不是写者特意用小篆呢？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所以这两点并非是有力的证据。但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写者避汉朝皇帝名讳的情况。甲本中所能辨得清的“邦”字二十二个，在乙本中俱改为“国”字。汉高祖名邦，这充分说明乙本写者有意避刘邦的讳，而甲本则不避。汉惠帝名盈，文帝名恒，而“盈”字和“恒”字，甲乙两本都有出现。甲本“盈”字有九个，乙本“盈”字也是九个。甲本“恒”字有二十五个，乙本“恒”字有二十九个，可见，甲、乙两本都不避刘盈和刘恒的讳。乙本有意避当朝皇帝的讳，是很明确的。它独避刘邦的讳，而不避刘盈和刘恒的讳，可证它是刘邦称帝以后、刘盈刘恒为帝以前抄写的。甲本不避刘邦的讳，可证它是刘邦称帝以前抄写的。

三号墓的主人是第一代轪侯利苍的儿子，第二代轪侯利豨的兄弟，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自汉文帝十二年上至汉高祖在位的最后一年（公元前195年），中间经汉惠帝在位七年，吕后执政八年，共计二十七年。可见，帛书《老子》甲、乙本都是墓主人珍藏的旧抄本，死后用做殉葬的物品。

（二）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帛书《老子》甲、乙两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德经》是上篇，《道经》是下篇。这种编次是不是《老子》原书的编次？这一点，我们现在还无法论定。不过，从先秦古籍的有关记载来看，《老子》传本在战国期间，可能就已有两种：一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这当是道家传本。《老子》本书论述道德，总是把道摆在第一位，把德摆在第二位；《庄子》论述道德，也是把“道”摆在第一位，把“德”摆在第二位（例子很多，从略），便是明证。另一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当是法家传本。《韩非子·解老》首先解《德经》第一章，解《道经》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后部，便是明证。大概是道、法两家对于《老子》书各有所偏重。《老子》上篇讲“道”的文字多些，所以后人称做《道经》。下篇讲“德”的文字多些，所以后人称做《德经》。《老子》所讲的“道”多属于宇宙论和本体论的范畴，所讲的“德”则多属于人生论与政治论的范畴。道家重视书中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并认为“德”从属于“道”，所以把《道经》放在前面。法家重视书中的人生论与政治论，而用法家眼光来理解老子的言论，所以把《德经》放在前面。两家俱以自己

不同的需要来对待《老子》。

帛书《老子》的编法属于法家传本一类。现在我们正在批林批孔，肃清儒家毒素，研究法家著作，在这里略述西汉前期法家与《老子》的关系，还是必要的。

西汉初年，正值秦末农民大起义及楚汉相争以后，经济尚未恢复。《史记·平准书》说：“天下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钧驷，同样颜色的四匹马）这样，就需要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因而汉初的统治者在政治制度上执行法家路线，在统治方法上采用黄老学说。汉初的政治制度，除有分封制度的残余外，都是采用秦朝制度。至于法律，也基本上是采用秦朝的法律。《汉书·刑法志》记，汉高祖刘邦初入关（函谷关），仅仅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来做了皇帝，发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御，禁止），于是又令萧何“摭摭（音郡直，摘取）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萧何的律书今已不传，但《汉书》记：“惠帝四年除挟书令。”（《惠帝纪》颜注引应劭说：“挟，藏也。”又引张晏说：“秦律敢有挟书者族。”）“吕后元年除三族辜（罪）、妖言令。”（《高后纪》）《史记》记：“文帝元年除收帑诸相连坐律令（收帑是没收家属为奴隶），三年除诽谤妖言之罪（“妖言”二字似衍），十三年除肉刑（割鼻、割耳、刺额、断足等刑）。”（《孝文本纪》）可证萧何律原有这种

条文。那么，汉初法律基本上与秦相同。汉高祖时，萧何做丞相。惠帝立，也是萧何做丞相。惠帝二年，萧何死，曹参做丞相。惠帝五年，曹参才死。萧何、曹参都是法家。曹参原是齐王的相。《史记》记，曹参相齐时，“……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以后“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所以，“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颡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曹相国世家》。颡若犹髡然，公平。）《史记》又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天下晏然。”（《吕后本纪》）又记：“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儒林传》）《汉书》记：“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外戚列传》）由此可见，西汉初期统治者均是采用“刑名之言”，而辅以“黄老之术”。

西汉前期的朝廷掌权者本是法家，为什么兼采道家黄老学说呢？为什么把黄老与刑名相提并论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不能细谈，现在只摘出几个要点，简单地说一说。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是取自法家，他们的统治方术则取自黄老。他们多用法家的观点来解释黄老的言论，往往抛弃黄老的原来义蕴，给予它以新的义蕴，可以说，后期法家对于黄老学说有时是改造的继

承。韩非讲论《老子》，就多是这样。汉初法家正是步韩非后尘。例如《老子》的政治论的主干是“无为而无不为”，汉初法家也高唱“无为而无不为”。但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不要法律，不要文化，不要教育，不要物质生活的提高，而要使人民无知无欲，倒退到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认为这样就是最美好的境界了，即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第五十七章）。法家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一切遵循法制，官吏各任其职，人民各从其业，君上无所作为，而国家治安。这与老子原意大不相同。老子以他的政治路线为前提，提出了无私、无欲、贵柔、贵俭等主张。这些都是老子想象中没有剥削压迫的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必须具有的态度。同时老子是个奴隶主阶级中去职没落的小图书馆员，也要用这些态度来处理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法家以他们的政治路线为前提，采用了老子的无私、无欲、贵柔、贵俭等主张。但他们的无私，主要是不准官民徇法外的私情；无欲，主要是不准官民取法外的私利；贵柔，主要是为了减少贵族阶层的内部矛盾；贵俭，主要是为了积蓄官府与私家的财物。这与老子原意也多不相同。要之，他们的政治路线是遵用法家学说，他们的统治方术是采取黄老学说，但是对于黄老学说加以新的解释。他们这样做，取得了较大的政治效果。

汉代和先秦一样，儒法两家不断地展开斗争。在对黄老书的态度上，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只是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史记》记：“窦太后好黄老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儒林传》）“辕固”是个儒生。“此是家人言”，是说《老子》书只是家里人所讲的那一套，不足以治国。司空，管建筑工程和手工业的官。城旦，犹城丁，筑城的奴隶。城旦归司空管辖，所以说“司空城旦”。“司空城旦书”，似指当烧的儒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焚书令“令下三日不烧，黥为城旦”。那么，儒者违抗朝令私藏的书，就是应当受黥刑为城旦的罪犯的书了。窦太后是说：你怎么得到那应当做筑城罪犯的书而学习呢？这一幕滑稽剧，正是反映了当时贬斥黄老的儒家与尊重黄老的法家之间的斗争。

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在法家的传统习惯下，在汉初统治贵族兼重黄老刑名学说的政治方针的历史背景下，才有这种编法。

(三) 帛书《老子》不分章

《汉书》载《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艺文志》)，都是《老子》的注解，均已失传，是否分章，不可知。今存的《老子》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等等，均分八十一章。旧说：分章始于河上公。河上公是汉文帝时人。出土帛书《老子》甲乙两本均不分章。可见不分章是《老子》书的原样。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老子》有很大的助益。因为今本分章，有些错误。有的不是一章而误合为一章。例如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故”字，帛书甲本无，当据删。)

依文意，这是两章，前六句为一章，是老子讲述他的无为政策。后五句为一章，是老子讲述他的贵俭贵谦的主张。今本合为一章，又增“故”字，是错误的。有的本是一章而误分为两章。例如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依文意，这两章本是一章，是老子反对儒家所讲的仁义忠孝等德目教条，先讲有这些东西，都是乱的现象；后讲抛弃这些东西，才有治的结果。今本分为两章，是错误的。有的把上章的语句误划入下章，例如第十九章的末句，今本列为第二十章的首句。第二十章的原文是：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很明显，“绝学无忧”一句与第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文意并列相联，与第二十章“唯之与阿”等语绝不相关，那么，这一句应当划入第十九章，而今本划入第二十章，是错误的。由这三种例子看来，今本《老子》分为八十一章，只是注家的分析，有助于后人阅读；但因有些误处，不免引人强为融合，甚至误解。今有帛书证明《老子》原书本不分章，我们研究它，就可以打破今本的章界，取消今本的章次了（已有人这样作）。特别是今后注释《老子》，不受章界的拘束，会得到更好的切合原意的理解。

(四) 帛书《老子》甲、乙本是两种不同的传本

帛书《老子》甲、乙两本的编次是相同的。如上所述，都分上下两篇，《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又都不分章。如果也按今本分章，则甲、乙两本章次相同。（与今本章次有不同之处，今本第二十四章，在甲、乙两本为第二十二章。今本第四十一章，在乙本为三十九章，甲本破残太甚，次序与乙本同。今本第八十章及八十一章，在甲、乙两本为第六十七章及六十八章。）甲、乙两本文字相同的地方很多，但也有许多歧异（下文有这种例子）。由此可见，帛书《老子》乙本不是抄自甲本，两本是根据不同的传本而抄写的。

《老子》一书在战国时代，已经流传很广。《墨子》引《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太平御览》卷322“兵部”53引）。《庄子》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天下篇》）。《荀子》说：“老子有见于诤，无见于信。”（《天论》）这是根据老子书而提出的评论。《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两篇，实际上就是《道德经》选注。《六微》、《难三》、《六反》也引过老子话。《吕氏春秋》也暗用老子言。例如：“故曰，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君守》）《战国策》

颜闾引《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齐策》）由此可知，战国时代，《老子》一书已多有传本。现在发现给一人殉葬的帛书《老子》，甲、乙两本文字多歧异，不是一个来源，而现存的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等文字也多歧异，不是一个来源。这充分说明老子著作在战国秦汉已经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战国时代，不仅道家引用《老子》，而且墨家、法家也引用《老子》，只有儒家未引用《老子》（荀子非儒家）。这是儒家反对道家的一种表现，至于道家反对儒家，在老庄书中是常见的。

（五）帛书《老子》可以订正今本章次文字之误

《老子》一书，传本很多，不仅有许多较古的刻本，而且有六朝人及唐人写本（均是残本），有唐宋元的刻石本。近人马叙伦的《老子覈诂》、蒋锡昌的《老子校诂》、朱谦之的《老子校释》，均曾加以校勘，择善而从。但书中的文字问题，尚有些没有解决。帛书甲本是汉高祖称帝以前人所抄，乙本是汉高祖时人所抄，时代最古，手迹最真，可以订正今本文字乃至章次的一些错误，两本将起重要作用。我们先见到帛书的照片和整理者所写的释文，仅仅与今本略加对勘，尚未详校，便已大为惊喜。现在举几个例子。

第一，帛书本可以订正今本章次之误。今本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第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而勤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当作德）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善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三章顺序，看来似无问题，但用帛书本一校，就发现它的错误了。帛书本是不分章的，甲本按今本四十一章那段文字残破太甚，仅存二字；乙本有，而列在四十章那段文字以前。可以论定，乙本是对的。因为第四十章那段文字是讲宇宙本体的“道”，第四十二章那段文字也是讲宇宙本体的“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是说宇宙万物生于有形的天地，有形的天地生于无形的道。“道生一（疑当作太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说道是个最大的整体（“一”），道生天地

(“二”), 天地生阴气、阳气、和气 (“三”), 阴气、阳气、和气生万物。都是说明宇宙形成的过程。这两段文字紧密相联, 当是《老子》书的原样。今本把第四十一章那段文字插入这两段中间, 则文义隔断, 可见是错误的。

第二, 帛书可以订正今本文字之误。例如今本第二十一章讲道说:

自古及今, 其名不去, 以阅众甫。

这是今王弼本文字, 但是范应元《道德经集注》引王本“自古及今”作“自今及古”, 傅奕本同。按当作“自今及古”, 因为“其名”是指道的名。“道”这个物, 是古时就有。“道”这个名, 是老子今天给的。用“道”的名以称“道”的物, 是用今天的名以称古时的物, 乃“自今及古”, 不是“自古及今”, 可见今本是错了。又此三句, 古、去、甫三字押韵, 若作“自古及今”, 则失其韵, 也可见今本是错了。帛书甲乙两本均作“自今及古”, 有这样的古本证明, 就可以做出正确的结论了。

又如今本第四十五章:

躁胜寒, 静胜热, 清静为天下正。

这一章文句都押韵, 只有这三句不押韵, 似有误字, 而无从订正。现在我们一查帛书两本, 甲本热字作炅, 乙本同今本。因而翻阅《经籍纂诂》, 问题就解决了。《素问·举痛论》: “得炅则痛立止。”《长刺节论》: “尽炅病已。”《调经论》: “乃为炅中。”《疏五过论》: “脓积寒

炅。”《阴阳类论》：“炅至以病皆死。”王冰注：“炅，热也。”“炅”字音迥，古音“炅”与“正”都在青部，正是押韵。可见乙本“热”字是后人所改。炅字从日从火，日与火都是热的，当是会意字（《说文》：“炅，见也。”见当作光，是炅字另一义）。

又如今本第十章：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涤除玄览”四字，讲不圆通。“览”字当读为“鉴”，“鉴”与“鑑”同，即镜子。“玄鉴”指内心的光明，是形而上的玄妙的镜子。《淮南子·修务》：“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太玄·童首》：“修其玄鉴”，都是此义。老子是说：洗去内心的尘垢，即清除内心的私欲等，则观察事物就能没有错误了吧？现在我们一查帛书，“览”字甲本作“藍”，乙本作“监”。“监”字即古“鉴”字。《说文》作“𧇖”，古铜器铭文作“𧇖”（颂鼎），作“𧇖”（颂壶），乃从人，从目（不是臣），从皿，中有一点象水。古人用盆装上水，当做镜子，以照面孔，称它为监，所以“监”字象人张目以临水盆之上。《尚书》记周公姬旦引古人的话：“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即古人用水盆做镜子的明证。以后才有铜镜，再后才有玻璃镜。乙本作“玄监”，自是《老子》原文。后人不懂“监”字本义，改作“览”字，是错误的。甲本作“藍”，则以同声借用。

帛书可以订正今本章次文字之误的地方很多，需要细致地校勘。

（六）帛书《老子》多用借字

先秦古籍中，文字多有借用，这个例子，汉代学者已经认识到了。清代有些学者，深通文字训诂，对此大力钻研，阐述义例，理解古籍，多所创获，在注释先秦文献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先秦古籍在两千年来的传抄过程中，有些文字已经过后人的改定，失去它的本来面貌。我们只能看到后代传本用借字的情况，无从看到古人原书用借字的情况。现在发现帛书《老子》，虽然不一定是先秦人的抄本，但是有些文字肯定还保存或接近本书的原样。我们根据它，不仅可以解决《老子》书中的一些字义问题，而且可以看到一些《老子》原书或其古本用借字的情况，以一反三，触类旁通，有助于研究其他古书。下面举几个例子。

《老子》书中有很多“谓”字，今本作“谓”，帛书甲乙两本均作“胃”。按《说文》：“谓，报也。”（《广雅·释诂》：“谓，说也。”）“胃，穀府也。”据此，今本作“谓”，是用本字。帛书作“胃”，是借字。

《老子》书中有很多“其”字，今本作“其”，帛书甲本均作“元”，乙本均作“其”。按《说文》：“元，下

基也，薦（墊）物之 𠄎，象形，读若基。箕，簸也，从竹，象形，下其 𠄎 也。其，籀文箕。”“𠄎”与“𠄎”同，似即“几”字，“其”即“箕”字。用“𠄎”“其”为代词等均是借字。（《墨子》有以“𠄎”为“其”之例。）

今本第三十八章：“则攘臂而扔之。”帛书甲乙两本“扔”均作“乃”。按“乃”篆文作 𠂔，是古绳字，象形（《说文》解“乃”字，误，不录）。《说文》：“扔，捫也，从手，乃声。”《广雅·释詁》：“扔，引也。”据此，今本作“扔”，是用本字，帛书作“乃”，是用借字。

今本第三十九章：“神得一以靈。”帛书甲乙两本“靈”均作“霤”。按《说文》：“霤，雨零也，从雨，𠂔象形。靈，靈巫也，从巫，霤声。”雨落为“霤”，巫人称“靈”，神奇亦称“靈”。据此，今本作“靈”，是用本字，帛书作“霤”，是用借字。

今本第三十二章：“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帛书乙本“譬”作“卑”，甲本“譬”作“俾”。按《说文》：“譬，谕（喻也），从言，辟声。”“卑”篆文作 𠂔，铜器铭文作 𠂔（散盘），作 𠂔（智鼎），即“埤”之古文。《说文》：“埤，圜榼也。”是圆而扁的小酒瓶，有曲柄。古文象形，从 𠂔 象手持之（《说文》解“卑”字，误，不录）。又《说文》：“俾，益也。”据此，今本作“譬”，是用本字，帛书作“卑”与“俾”，均是用借字。

今本第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帛书甲本“冲”作“中”，乙本同今本。按《说文》：“冲，涌摇也，从水，中声。”引申为交流之义。“中”，古文作“中”，是射箭中的之“中”，象形。（《说文》解“中”字，误，不录。）据此，今本作“冲”，是用本字，帛书甲本作“中”，是用借字，乙本已用本字了。

今本第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帛书甲本“骋”作“𨔵”，乙本同今本。按“𨔵”篆文作“𨔵”，铜器铭文作“𨔵”（宗妇彝，娉字偏旁），作“𨔵”（番生敦），疑是“聘”字的古文，从“由”（器名），放在“丿”上，“由”是所送的礼物（《说文》解“𨔵”字，误，不录）。《说文》：“骋，直驰也，从马，𨔵声。”据此，今本作“骋”，是用本字，帛书甲本作“𨔵”，是用借字，乙本已用本字了。

今本第五十章：“陆行不遇兕虎。……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帛书甲本“兕”作“矢”，乙本作“𧈧”即“兕”，与今本同。按《说文》：“矢，弓弩矢也。象镞栝羽之形。兕，如野牛而青，象形。”据此，今本作“兕”，是用本字，帛书甲本作“矢”，是用借字，乙本已用借字了。

帛书《老子》用借字的地方很多，今不详述。为什么这样呢？主要原因是古时字少。秦王朝统一文字，李斯、赵高、胡毋敬作了三本字书——《苍颉篇》、《爰历

篇》、《博学篇》。《汉书》说：“汉兴，闾里塾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扬雄……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班固）复续扬雄，作十二章，凡一百十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艺文志》）可见，秦朝规定人们要学习的文字仅有三千三百来字。秦朝反对儒书，儒书中特有的文字当然不会收入，扬雄、班固作字书时，才差不多都收入了。那么，汉朝初年，一般人所认识的、所常用的字，约计不过三四千字而已。他们抄写《老子》，多用借字，毫不足怪。

古籍中用借字，不外四种情况：（1）原来没有本字，所以用借字，以后也未造本字。（2）原来没有本字，所以用借字，以后造了本字。（3）原来有本字，可是写书人不认识或不熟悉，所以用借字（等于写别字）。（4）原来有本字，可是写书的人因本字笔画多，有意舍繁从简，所以用借字（等于写简体字）。这四种情况，帛书《老子》中当然都有。文字本是代表语言的符号，用来记录事物。我国文字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方法构成，本来都是既取其声，又取其义，字形与事物相结合的有义蕴的符号；可是借用的时候，便是只取其声，不取其义，成了字形与事物无关系的纯机械的符号了。语言是极其复杂的，不可能给语言中含有

不同意义的每个声音都造出文字，势必假借声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文字来使用，所以用借字的事例，在上古初造文字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各代都有。

帛书《老子》完全是《老子》原书的面貌吗？处处比今本好吗？不是这样，也不可能是这样。但是以全书来说，帛书本多胜于今本。我们今后整理《老子》书，首先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帛书本校勘今本，判别今本的正与误，用帛书本研读今本，审定旧注的是与非，从而给《老子》思想做出正确的评价。现在有帛书《老子》，大有助于我们重读《老子》书，评价《老子》思想，这真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

（原载《文物》1974年第11期，收入本书时，个别地方作者作了修改。——编者）

韩非对《老子》思想的批判改造

上钢五厂第二中心试验室工人理论组

复旦大学延风

韩非的一整套关于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和巩固自己的专政的理论，是当时封建制同奴隶制大决战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韩非也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社会变革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批判吸收了前人的一些思想成果。引人注意的是，他十分重视对《老子》理论的批判改造，摈弃其反动唯心论的糟粕，汲取其朴素辩证法的精华，从而丰富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武库。韩非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对《老子》理论进行批判改造的？被改造了的《老子》理论又怎样成为法家理论组成部分，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总结上升时期地主阶级专政的某些历史经验。

《老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作。《老子》的道家思想，虽然与儒家思想同属于奴隶主阶级，但两者的社会地位却不完全一样，道家代表的是下层没

落奴隶主利益。在当时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革中，这个阶层首先败落，地位极为动荡。他们固然同新兴地主阶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以破落户的怨恨心情攻击“法治”路线和封建生产方式造成了饥饿和“盗贼”；但同时，他们对于奴隶主贵族也有着强烈的不满，把社会动乱的祸根归于儒家的主张，咒骂“礼”是“乱之首”等等。尽管道家反对“礼”同法家反对“礼”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只不过是抱怨儒家的“礼”并不体现他们的愿望，不能使他们免于衰败的厄运；然而，他们是奴隶主统治阵营的下层，可以看出一些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对儒家的批判也有某些精到之处。这种批判，客观上有利于法家的反儒斗争。

早期法家慎到和申不害，已在不同程度上批判改造过《老子》的思想。到了韩非时代，新兴地主阶级面临着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和确立自己统治地位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制定一条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迫切需要论证社会大变革和新兴地主阶级由弱变强的必然性。韩非对《老子》的批判改造，正是为夺取全国政权和巩固政权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

《老子》中的合理因素集中在变化观上。韩非的批判吸收，主要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自然界和社会究竟是变化发展的，还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当时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法家要求

变革，主张前进，相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进化发展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儒家坚持倒退，鼓吹“古今一理”、“信而好古”，妄图用形而上学思想阻挡历史车轮前进。二者的对立，是现实阶级斗争中革新和复辟对立的反映。

《老子》的变化观是怎样的呢？《老子》是一部兵书。它从充满辩证法的大小战争中看到了一些规律，得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战略思想，肯定了一切都在变。而下层奴隶主作为在社会大变革中急剧没落的一个阶层，也不得不承认世界在变。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是这个阶层的地位加速转化在哲学上的投影。《老子》模糊地猜测到了一切事物如美丑、高下、荣辱、进退、大小、难易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如“祸”“福”的相互转化一样。但下层奴隶主毕竟是面临死亡的没落阶层，因此，在他们看来，事物的发展过程并不是旧质的消灭和新质的产生，而是经过某种变化又恢复其最初的状态：“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从这种复旧的观点出发，《老子》提倡“无为”。它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唯不争，故无尤”，反对用任何行动去妨碍“万物”“自然”地复归它们的本来样子，以企求自己重新由没落到兴起。

《老子》的变化观显然是瑕瑜互见的。它的辩证法

思想和韩非所主张的历史进化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在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方面，却有着某种一致性；而它开倒车的“循环论”，则为新兴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韩非批判地吸收了道家的变化说，把《老子》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思辩，重新颠倒过来，改造成为关于客观事物变化发展的学说。他指出：“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韩非子·解老》。以下只注篇名），“世异则事异”（《五蠹》）。一切都在“化”即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时代，不可能有相同的“事”。这就为法家变革行动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这个前提下，韩非改造了《老子》关于矛盾的学说。《老子》作者表述过自然与社会中的许多矛盾现象，但他未曾指出矛盾双方的不平衡性。韩非不满足于罗列矛盾双方并存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指出：“凡物不并盛，阴阳是也。”（《解老》）就是说，矛盾双方不是势均力敌的，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并盛”的局面是没有的，不是矛盾的这一方克服另一方，就是另一方克服这一方，不斗争是不可能的，他引用“黄帝”的话说：“上下一日百战。”（《扬权》）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人类社会，直至国君和臣子之间都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从而根本否定了《老子》鼓吹“不争”的矛盾调和论。

如何对待矛盾的转化？法家与道家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老子》基于对矛盾的对立和联系的认识，较为

辩证地强调了弱和强的转化，笼统地提到了矛盾的转化是有条件的，例如“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善战者不怒”、“祸莫大于轻敌”等等，这里的“张”、“与”、“不怒”、“轻敌”都是条件。但是，《老子》的作者到此就停步不前了，他所代表的下层没落奴隶主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再向前看，不可能通过积极的斗争去促进事物的转化，只能消极地等待“万物将自化”；人在这种变化面前只能静观，不容作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坐等着有一天“柔弱胜刚强”的好日子会“自然”到来。这样，“柔弱胜刚强”的战略思想不仅对《老子》的作者毫无用处，并且只能加速这个没落的“柔弱”者的死亡进程，作为旧世界的殉葬品而同归于尽。他们要倒退到“小国寡民”的安乐窝中去的企图，不过是无法实现的幻想罢了。

韩非从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要求出发则认为，“行端直”、“得事理”，祸将变成福；“行邪僻”、“动弃理”，福则变成祸。这在实质上就是说，通过斗争，创造条件，就可以促成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因此，韩非否定了《老子》那种消极“无为”的主张，而强调新兴地主阶级必须积极“有为”。韩非也借用过“无为”这一术语，但却把《老子》为它规定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内容颠倒过来了，根本抛弃了“不敢为”的消极思想，并把“辅万物之自然”改造成

为“万物莫不有规矩”，“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解老》）。所谓“规矩”，所谓“理”，就是事物本身的具体规律。比如，韩非在解释《老子》“守柔曰强”的命题时，就列举了周灭商、越灭吴等史实。这里的“守柔”，只是指周和越在处于弱小地位的时候，不要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同强大的对手硬拚。事实上，周文王和周武王、越王勾践等，正是积极积蓄力量，创造条件，逐步由弱者转化成强者，方才一举打败了对手的。这里还有《老子》的那种消极等待的思想吗？没有了。这里所反映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积极进取精神，是新兴地主阶级认为自己的事业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因而只要按照客观条件积极发挥主观作用就一定能夺取胜利的这样一种优越感和自信心。

《老子》在谈变化的时候，忽视质的稳定性，从而给相对主义开了后门。韩非在总结了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初步经验的基础上，承认变，有时也强调不变。他讲变，是指要变奴隶制为封建制；他讲不变，是指地主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就要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把一条正确的法家路线坚持下来，不允许重新变回去。这就是所谓“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饬令》），“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解老》）。这个“不重变法”的论述，在哲学上堵塞了《老子》通过开倒车的“循环论”陷入相对主义的某种空隙；在政治上，尽管包含有把封

建制的确立看成是社会变革终点的局限性，然而在当时，主要还是表现了要求坚持法家路线、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意志和愿望。

《老子》在论证自己的变化观时提出了“道”的概念，这既是它的变化观的出发点和总概括，又是对它变化观中的辩证法合理因素的窒息。因此，韩非在批判改造《老子》变化观的同时，不能不进一步批判改造《老子》的主要范畴“道”。

在《老子》那里，“道”是一种“先天地生”、“独立不改”的东西，是一种“惟恍惟惚”、不可认识的东西；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万能主宰，一切都逃脱不了它那封闭圈的束缚。这些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观点，表明了下层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们对于世界本源及其总规律的认识，是颠倒的，然而它却反映了当时人们要求在高度上和深度上进一步认识世界的某种企图。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总是倾向于唯物主义。韩非认为，“道”绝不可能先于自然界和社会而存在，而是“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解老》）。这样，韩非就把世界的本源归结于物质，把“道”解释为物质运动的总规律。原来战国以来，各诸侯国地主阶级虽然都进行了一些变法，但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他们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有的在这里行得通，在那里就行不

通，在局部地区行得通，在全国范围内就不一定行得通。例如商鞅行法，申不害和慎到也提出“术”和“势”，但由于他们或“徒法”而“无术以知奸”，或“徒术”而“不擅其法”（《定法》），或“释贤而专任势”（《难势》），都没有把法家理论提高到“尽善”（《定法》）的程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新兴地主阶级，使他们认识到具体经验总是有某种局限的，光凭经验办事是不行的，必须从以往的具体经验中，抽象、概括出更完整、更普遍、更一般的规律来指导当时的斗争。韩非在哲学上批判改造《老子》“道”的概念，在政治上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结合的主张，正反映了这样一个发展提高的过程。

韩非对“道”的论述，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他在《主道》篇里，在提出了“道”的概念后，紧接着就说：“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也就是说，一个统治者应该着眼于那些方针大事，才能驾驭万物，明辨是非；仅仅埋头于具体事务是不行的。韩非认为，“虚静无为，道之情也”（《扬权》）。既然“明君”掌握住了“道”，在“群臣守职，百官有常”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君主就能够“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主道》），也就是“无为而治”了。这种“无为而治”，其实是加强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权的同义语。西汉初期和中期，地主阶级奉行“道表法里”

的“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实际上也是同韩非所批判改造过的那种道家思想一脉相承的。从曹参强调“遵而勿失”，坚持刘邦、肖何制定的法家路线，到陈平主张丞相应当协助君主抓那些关系到全局性的事情，不都可以在韩非这里找到思想脉络吗？

经过韩非批判改造过的《老子》理论，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道家思想，而成为法家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韩非完成对《老子》思想的批判改造，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经过长期的反儒斗争，思想上日趋成熟。但这终究是一个剥削阶级对另一个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正如地主阶级不可能在政治上彻底镇压奴隶主一样，它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也不可能彻底。韩非所总结的关于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也包括了对农民进行镇压的一面。他所阐明的历史进化论即地主阶级的发展论，虽然表达了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丰富了法家主张社会变革的理论，也为我国古代辩证法增添了光辉；但是，这种发展论又是不彻底的，地主阶级专政一旦巩固，同样要把本阶级的王国看作社会发展的顶点，而停止不前了。如果说，汉初地主阶级奉行的黄老之学，其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以外，同时还反映了这个阶级保守的一面，那么，这后一点也可以从韩非那里找到其思想渊源，这正是剥削阶级局限性所在。

（原载《历史研究》1975年第3期）